No. 1./VIII.

支那通史卷之四目錄

中世史下

第一篇　五代

第一章　後梁附列國及契丹　第二章　後唐附契丹及列國
第三章　後晉附遼及閩　第四章　後漢附遼及楚
第五章　後周

第二篇　宋上

第一章　太祖削平諸國附遼穆宗遇弑　第二章　太祖諸政
第三章　太宗繼述附遼耶律林哥三敗宋軍　第四章　澶淵之盟及天書附李沆之明王旦之悔丁謂之姦　第五章　西夏建國
第六章　仁宗守文附英宗入嗣

第三篇　宋中

第一章　神宗行新法　第二章　神宗用兵附蘇軾詩案

第三章 正邪分黨相擠
第五章 遼末諸帝

第四篇 宋下

第一章 金滅遼
第二章 金克宋京
第三章 高宗南渡 附金立劉豫又廢之
第四章 金宋講和
第五章 金亮淫虐 附高宗內禪
第六章 兩國賢主同世
第七章 宋韓侂胄擅國
第八章 金宋之滅

第五篇 學藝

第一章 北宋儒學
第二章 南宋儒學
第三章 學制科舉及黨禁
第四章 詩文

第六篇 制度

第一章 宋官制
第二章 遼金官制
第三章 宋濫費暴斂
第四章 路府州軍
第五章 貨幣之制

附錄

五代列國世系
諸帝在位年數及年號
文廟從配沿革表
宋百官品秩表
宋遼金夏世系
宋儒傳授圖
宋遼金職官沿革表

中世史下

第一篇 五代

第一章 後梁 附列國及契丹

八二節 李唐失政國內大亂豪傑割據諸州互相攻伐雖號爲藩鎮勢與列國無異李克用據河東（節鎮名領今山西汾州府以北）爲晉王李茂貞據鳳翔（節鎮名今陝西鳳翔府）爲岐王朱全忠據河南（今河南山東二省）爲梁王王建據兩川（西川東川二鎮今四川省）爲蜀王楊行密據淮南（節鎮名今江南江淮之間）爲吳王行密卒子渥代之錢鏐據兩浙（浙西浙東二鎮今浙江省）爲越王劉仁恭據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王潮據福建（本二州名爲閩地總稱）潮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湖南（今湖南省）劉隱據嶺南（今兩廣）晉梁最大相讐甚深梁王全忠遂移唐祚稱皇帝更名晃是爲後梁太祖（八二節）諸鎮畏梁之強皆稟其正朔惟晉岐吳蜀猶稱唐年號吳蜀移檄欲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建乃遣書於晉請各帝一方晉王克用復

書曰誓于此生靡敢失節建遂自稱蜀帝（八二三節）梁太祖以馬殷爲楚王以錢鏐爲吳越王以高季興爲荆南節度使（領荆歸峽等州治荆州今湖北荆州府）以王審知爲閩王幽州劉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太祖以守光爲燕王尋自稱帝嶺南劉隱卒弟襲代之後稱漢帝是爲南漢吳將張顥徐溫弒楊渥渥弟隆演立溫又殺顥自領昇州（今江蘇江寧府）後使養子知誥入輔吳政（八二四節）初晉王克用有養子曰存孝驍勇善戰養子存信疾而譖之存孝懼禍而叛克用討擒之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爲之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殺之又有薛阿檀者亦勇密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晉兵勢寖弱唐末數爲梁人所攻失數州梁軍圍晉陽（縣名大原府治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克用幾欲走會梁兵以疫還而止克用不能與梁爭者累年憂形於色子存勗幼警敏有勇畧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臨終立爲嗣謂羣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克用以唐亡之明年（梁太祖開平二年我醍醐帝延喜八年）卒存勗襲位年十七（八二五節）是時梁兵圍晉潞州（今山西潞安府）晉將固守踰年梁築夾寨窘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師發晉陽伏三垂岡（在潞安府潞城縣西南）下旦乘大霧直抵夾寨塡塹斬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潞圍遂解晉自是連勝太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亞子者存勗小名也（八二六節）太祖欲除移鎮（州名成德軍治本恒州今直隸正定府定州名義武軍治今直隸定州）鎮定叛梁共推晉王存勗爲盟主梁攻鎮州晉王擊其軍于栢鄉（縣名屬趙州今屬直隸趙州）大破之晉與二鎮兵伐燕太祖自將救之大敗走還疾劇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府名河東節度治此謂晉國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太祖素荒淫常徵諸子婦入侍寵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

文爲嗣實子友珪弑之而自立命弟友貞殺友文太祖初居汴州
號東都開封府以洛陽爲西都後遷都洛陽在位六年友貞爲東
都指揮使起兵誅友珪即位于汴改名瑱晉王伐燕入幽州執劉
守光及仁恭以歸斬之與梁連歲交兵取其數州梁帝聞諸將敗
歎曰吾事去矣（八二七節）契丹者古東胡遺種也其國在潢河（在直隸省北境內蒙古部內今名西喇木倫河）之北本鮮卑舊地後魏初衆稍滋蔓唐時叛服不一分爲八部各有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之唐末遙輦氏當國爲劉仁恭所攻兵衰民困衆選耶律阿保機以代之耶律氏世爲遙輦之夷離堇掌部族軍民之政阿保機勇智善騎射誘八部大人盡殺之擊幷奚霫室韋（以上三種見五八五節）女眞（古靺鞨一種居室韋之東南今吉林省）諸部以梁貞明二年（朱瑱即位四年契丹太祖神冊元年我延喜十六年）稱帝建元號曰天皇王是爲太祖號其妻述律氏曰地皇后后簡重勇果有權畧太祖行兵后常預其謀晉王克用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存勗立以叔父事太祖以叔母事后是時中國喪亂漢人多北遷太祖築城邑市里以處之虜掠荒田由是漢人安業國勢日盛遂城臨潢（在西喇木倫河之北內蒙古巴林旗東北）以爲皇都作孔子廟親謁之始製契丹字頒行之又南畧晉地取代北（代州名今山西大同朔平二府及直隸宣化府地）及平州（今直隸永平府）自此晉之北境殘弊矣

（八二八節）晉王存勗與梁夾河百戰互有勝負時蜀主王建已殂子衍立吳王楊隆演亦卒弟溥立衍溥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不許曰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今直隸大名府）將佐皆賀勸進不已初河東監軍張承業故唐宦者也爲晉王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晉王攻戰連年接應不乏皆承業力承業志在復唐室聞王將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恨恨成疾而卒王即帝位于魏州改晉爲唐奉唐祀是爲後唐莊宗追尊父克用曰太祖武帝（八二九節）太祖養子嗣源勇而有謀莊宗命襲梁鄆州（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取之梁驍將王

彥章攻拔唐諸寨至楊劉（城名今泰安府東阿縣楊劉鎮）力戰不克而退梁軍將攻鄆州莊宗自救之以嗣源爲前鋒擊破梁軍擒彥章斬之進逼大梁（戰國魏都舊名卽梁東都今河南開封府治）梁帝朱瑱不知所爲聚衆而哭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左右竊傳國寶以迎唐軍瑱命其下殺己在位十一年後梁稱帝二世（太祖末帝瑱）十有七年而亡

第二章　後唐（附契丹及列國）

八三〇節　唐莊宗入大梁尋遷都洛陽梁諸藩鎮入朝者皆復其任楚王馬殷吳王楊溥吳越王錢鏐漢王劉龔並遣使朝貢荊南帥高季興自入朝封爲南平王岐王李茂貞以地入于唐蜀主王衍昏騃荒縱國亂盜起莊宗遣皇子繼岌與郭崇韜伐之蜀人爭先款附衍率百官出降蜀亡崇韜薦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治成都府今爲四川首府）以鎮之崇韜有智畧佐莊宗成業宦官疾之譖其專權皇后密教繼岌殺之

八三一節　莊宗幼善音律或時傅粉墨與優人共戲自克梁後驕怠耽聲色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蠹政害人恣爲讒慝帝疎忌宿將不恤軍士又荒于遊畋蹂踐民稼上下咨怨魏博（節鎮名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兵戍瓦橋（關名故址在直隸保定府雄縣南易水上）代歸敕留屯貝州（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衆怒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卽魏州城今大名府治）帝遣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而主上一不恤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欲歸藩待罪安重誨曰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趨相州（今河南彰德府）譖者奏嗣源已叛嗣源由是疑懼女壻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佗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要會願先往取之則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爲前鋒養子從珂爲殿引兵而南帝如關

東（謂虎牢關東關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欲自招撫聞嗣源已據大梁歎曰吾不濟矣即命班師有優人爲親軍將者帥兵攻而弑之在位僅三歲鷹坊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岌自蜀歸途聞內難自殺嗣源即位更名亶是爲明宗（八三二節）契丹太祖征畧吐谷渾（見五一三節及五八六節時遺種移居內蒙古西部）党項（見五八五節及六五八節）阻卜（夷種名）等部踰流沙取磧西諸城又伐渤海拔扶餘城（故城在盛京奉天府開原縣東北）進圍忽汗城（渤海上京在今吉林省內）其王大諲譔乞降太祖改渤海爲東丹國冊太子倍爲人皇王以主之還至扶餘而崩述律后集諸將難制者謂曰汝思先帝宜往從之因殺之左右有桀黠者皆送墓所殺之有一人不肯行曰親近先帝莫如后后往臣請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顧嗣子幼弱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后捨人皇王而立次子德光號嗣聖帝是爲太宗人皇王失職怏怏遂自東丹浮海奔唐明宗賜姓名李贊華以爲節度使太宗初立太后決國事立其姪爲皇后其後后族皆賜姓蕭氏蕭氏之盛比於宗室世預北府宰相之選而宗室爲南府宰相統契丹一代任國政者惟耶律與蕭二族而已（八三三節）唐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即位之歲年已六旬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帝本胡人不知書然所行暗合儒道過舉不至甚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在位八年崩子宋王從厚立是爲閔帝（八三四節）潞王從珂與石敬塘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各得衆心從珂鎮鳳翔敬塘鎮河東及閔帝立執政忌二人欲移其鎮從珂將佐皆謂離鎮必無全理乃拒命移檄隣道言將入清君側帥兵至陝（州名今河南直隸州）諸軍迎降閔帝出奔從珂入洛陽宰相馮道帥百官班迎上牋勸進遂即位遣人弑閔帝于衛州（今河南衛輝府）（八三五節）敬塘與從珂素不相悅至是不得已入朝鳳翔舊將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從珂不以爲虞因得還鎮陰爲自全之計敬塘妻明宗

之女也亦辭歸從珂醉曰何不且留欲與石郎反邪敬塘聞之益懼尋敕移鎮鄆州劉知遠勸敬塘拒命唐發兵討之敬塘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且請父事之約事捷割地知遠以爲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患敬塘不從契丹太宗得表大喜自將騎五萬赴之敗唐兵于汾曲（汾水在山西太原府城西又西南至太原縣城東皆曰汾曲）策命敬塘爲晉帝親解衣冠授之是爲後晉高祖太宗以高祖南下又破唐兵至潞州而還高祖引兵向洛陽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從珂殺李贊華推傅國寶自焚死在位三年後唐四帝（莊宗明宗閔帝從珂）實三姓（莊宗本姓朱邪氏明宗本無姓氏從珂本王氏）凡十四年而亡晉帝入洛陽尋遷都汴州上契丹帝尊號二十字割燕雲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應朔蔚今直隸順天宣化二府河間府北境及山西大同朔平二府地）獻之歲輸帛三十萬匹（八三六節）契丹以臨潢爲上京幽州爲南京遼陽（府名今盛京奉天府屬州）爲東京（八三六節）唐明宗之世吳王楊溥閩王王鏻皆稱帝鏻審知之子也荊南高季興卒子從誨代之楚王馬殷卒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立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立西川帥孟知祥併東川（節鎮名治梓州今四川潼川府）唐以知祥爲蜀王閔帝時知祥自稱帝是爲後蜀其歲殂子昶立初吳丞相徐溫卒養子知誥專吳政以中書令出鎮昇州廣金陵城留其子江都（縣名揚州治爲吳國都今江蘇揚州府治）輔政知誥自爲大元帥齊王至後晉初遂受禪奉吳主溥爲讓皇知誥本李氏子自謂唐後國號唐是爲南唐尋復姓李更名昪

第三章 後晉（附遼及閩）

（八三七節）晉高祖賴契丹得國事之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帝爲父皇帝每北使至卽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貢之外慶弔贈賀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太弟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契丹有所責讓高祖常卑辭謝之朝野咸以爲恥成德（節鎮名治鎮州今直隸正定府）帥安重榮恃勇驕暴每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遂發兵反

高祖遣將討斬之、函其首以獻。契丹（八三節）高祖在位六年崩、兄子齊王重貴立。景延廣用事、致書契丹、稱孫而不稱臣。太宗遣使讓之、延廣說重貴囚使者、既而遣歸。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爲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足以相待。太宗大怒、始有南伐之意。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劉知遠鎭河東、高祖遺命召入輔政、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晉朝、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以備契丹。（八三九節）晉開運元年（重貴卽位二年、契丹太宗會同七年、我朱雀帝天慶七年）、太宗伐晉至澶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不克引還。所過焚掠。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命會兵山東（謂大行山以東）。知遠不行、二年、太宗與晉軍戰于定州、敗走。重貴既捷、心益驕。三年、下敕北征、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太宗引兵圍晉營。重威以二十萬衆降、遂遣兵取大梁。重貴請降。桑維翰被殺。太宗獲景延廣詰之曰、兩主失歡、皆汝所爲。十萬橫磨劒安在。延廣伏地請死。後自殺。（八四〇節）明年、遼太宗大同元年、我村上帝天曆元年、）太宗入大梁、晉百官素服迎之。降封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府、渤海扶餘城也。晉諸藩鎭皆附契丹。太宗行入閭禮、建國號曰遼、改元大同、以恒州（卽鎭州）爲中京。廣受四方貢獻、縱酒作樂、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郊畿數十里間、財畜殆盡。太宗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須給、皆欲輦歸。由是內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太宗曰、不知中國難制如此。居汴僅三月、置鎭而還。途得疾、崩于欒城（縣名、屬恒州、今屬直隸正定府）。時述律太后及太弟李胡皇子璟皆留臨潢、唯人皇王之子阮在軍中。大臣奉立之。是爲世宗。太后怒遣李胡帥師拒之、敗還。世宗入上京、幽太后及李胡于祖州（在臨潢西南、今內蒙古巴林旗之北）、追尊父倍爲帝。（八四一節）晉高祖時、閩主王昶昏虐、叔父曦弒之而自立。曦亦虐、與弟延政相攻。重貴

之世、延政稱殷帝於建州（今福建建寧府）、閩將朱文進弑曦而自立、延政討之、閩人誅文進、傳首於殷、殷改號閩、南唐主李璟遣將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亡、唐兵攻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吳越王錢弘佐遣兵救之、敗唐兵、遂取福州、璟昇之子、弘佐元瓘之子也、

第四章　後漢（附遼及楚）

（八四二節）遼太宗之在汴也、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遣使奉表稱臣、或勸舉兵進取、知遠曰、契丹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宜待其去、然後取之、郭威楊邠等勸稱尊號、知遠從之、及太宗崩、乃發太原入洛、遼將多棄城遁、遂入汴、知遠本沙陀（突厥別種、見六六一節）人、自以姓劉、稱漢家之裔、國號曰漢、後更名暠、是爲後漢高祖、即位之明年（漢乾祐元年、遼世宗天祿二年、我天曆二年）崩、皇子承祐立、是爲隱帝、楊邠郭威史弘肇受顧命、輔政、威專主征伐、出平叛藩、務施威惠、士衆歸心、尋鎮鄴都、以備遼、初高祖留弟崇鎮河東、崇與威有隙、及威執政、陰爲自全之計、選募勇士、繕脩甲兵、罷上供財賦、詔令多不稟承、（八四三節）隱帝左右嬖倖寖用事、楊邠等屢裁抑之、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益壯、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帝遂殺邠弘肇等、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帝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帝爲亂兵所殺、在位三年、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使（治徐州、今江蘇徐州府）贇、欲立之、贇崇之子也、會遼世宗伐漢、太后遣威將兵禦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被威體、以擬天子袍、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還、威以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自爲監國、遂代漢爲帝、自謂周文王弟虢叔之後、建國號曰周、是爲後周太祖、漢主中原、僅二世、（高祖隱帝）不滿四年、（八四四節）劉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贇、則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贇廢死、崇乃稱漢帝、是爲世祖、史謂之北漢、所有者、山西十州（并汾嵐石遼沁忻代麟憲、即今山西省中部）而已、謂諸將曰、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遣皇子鈞伐周、不克

遣使於遼稱姪乞師遼世宗冊世祖爲神武皇帝自將救漢諸部不欲世宗強之行至歸化州（本唐嬀州今直隸宣化府）太祖之姪察割作亂弒世宗自立太宗子壽安王璟誅察割而卽位是爲穆宗世祖以叔父事之請兵以伐周復不克（八四五節）漢初楚王馬希範卒將佐捨長弟希萼而立其弟希崇唐主李璟遣將擊之希萼迎降楚亡後楚舊將劉言等逐唐人復取湖南而附于周

第五章　後周

（八四六節）周太祖恭儉增修國政在位三年崩無子嘗養妻兄子柴榮爲子封晉王至是卽位是爲世宗漢世祖聞周祖死甚喜乞師于遼遼穆宗遣從弟敵祿將萬餘騎世祖自將兵三萬與伐周世宗自將禦之世祖軍於高平（縣名屬山西澤州府）（今屬澤州）世宗趣諸將亟進合戰未幾右軍將遁走步兵千餘解甲降漢世宗見軍勢危親犯矢石督戰宿衞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與趙永德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敵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漢軍大敗敵祿不敢救世祖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世宗收將吏先遁者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永德盛稱匡胤智勇擢爲殿前都虞侯世宗復攻漢抵晉陽而還世祖憂憤成疾而崩子鈞監國告哀于遼穆宗冊鈞爲漢帝是爲孝和帝（八四七節）初周宿衞之士承累朝姑息之後驕蹇不用命且羸老居多世宗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又詔募諸道壯士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强所向克捷（八四八節）周顯德二年遼穆宗應曆五年我天曆九年遣將伐蜀取秦階二州（皆今甘肅直隸州）成（今階州屬縣）鳳（今陝西漢

中府屬縣四州三年世宗自將伐南唐大敗其兵于正陽淮津名在安徽鳳陽府壽州城西命趙匡胤襲滁州今安徽直隸州克之帝還大梁留兵圍壽州今鳳陽府屬州四年我村上帝天德元年帝自將攻壽破唐援兵于紫金山在壽州城東北壽州人以城降又攻濠州名今鳳陽府泗州名今安徽直隸州降之遣兵取揚州名今江蘇揚州府泰州名今揚州府屬州五年帝克楚州今江蘇淮安府臨江遣水軍擊破唐兵唐主李璟奉表獻江北地謂廬舒蘄黃等州今安徽廬州安慶二府及湖北黃州府地帝乃引還璟避周諱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六年帝自將伐遼取瀛今直隸河間府治莫今河間府任邱縣易州今直隸省直隸州關南謂瓦橋關南悉入于周遂趨幽州會不豫而止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今直隸順天府屬州置戍而還往還僅兩月八四九節初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將士莫敢犯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政事發姦摘伏用法甚嚴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曰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在位六年崩崩之日遠邇哀慕子梁王宗訓立年七歲是爲恭帝八五〇節趙匡胤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士卒服其恩威遷殿前都點撿及恭帝立加撿校太尉領歸德軍節度使治宋州今河南歸德府會漢遼會師伐周詔匡胤率兵禦之夕次陳橋驛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北時主少國疑軍士聚謀曰先立點撿爲天子然後北征匡胤弟光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馳使入京報宿衛將石守信王審琦二人素歸心匡胤者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即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匡胤攬轡誓諸將肅隊入汴周將相皆降獨侍衛副將韓通死節恭帝禪位時周顯德七年我村上帝天德四年也匡胤稱帝奉恭帝爲鄭王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建國號曰宋是爲宋太祖或稱藝祖周三帝太祖世宗恭帝九年而亡八五一節自唐亡以來僅五十三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唐莊宗明宗從珂周太祖世宗各爲一姓與朱梁石晉劉漢而八梁起於盜賊後唐晉漢出於胡族契丹以裔夷陵諸夏羣

雄竊據方隅者前後十二國（燕岐前蜀後蜀楚荊南吳南唐吳越閩南漢北漢）四海濁亂人不復知節義爲何物觀馮道一傳則可以槩見當時士風也道初事劉守光去仕唐莊宗始貴顯至周世宗世卒歷事五朝（後唐晉遼漢周）八姓十一君（後唐四帝晉二帝遼一帝漢周各二帝）常不離將相公師之位國存則依違保祿位國亡則圖全苟免雖興亡接踵富貴自如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皆以爲寬弘長者蓋五季之亂民命倒懸而道頗以救濟爲念公正處事以故遐邇傾服若夫反面事敵則既爲士夫常事世莫復訝之者乃至以此無恥之人而以德量見推焉名教之廢至是而極矣

第二篇　宋上

第一章　太祖削平諸國（附遼穆宗遇弑）

八五二節　宋太祖移周祚改元建隆周諸藩鎮皆服屬獨昭義節度使（治潞州今山西潞安府）李筠不從起兵會北漢伐宋太祖遣石守信等擊之尋自將圍筠于澤州（屬昭義軍今山西澤州府）筠自焚死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謀起兵拒宋太祖自將擊之重進亦自焚死南唐吳越皆遣使賀即位太祖授吳越王錢俶大元帥建隆三年（遼穆宗應曆十一年我村上帝應和元年）唐主李景懼宋逼遷都南昌（府名南唐南都今江西首府）以太子煜守金陵（南唐國都南朝建康唐昇州治今江蘇江寧府治）景殂煜立于金陵奉父遺表願追尊帝號太祖許之　八五三節

周初劉言王逵等據湖南周祖使言鎮朗州（今湖南常德府）逵鎮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既而逵襲殺言而取朗令周行逢鎮潭世宗時逵爲其下所殺將吏迎行逢入于朗至是行逢卒子保權嗣其將張文表作亂襲潭據之保權表請援于宋乾德元年（太祖即位四年）太祖遣慕容延釗等擊文

表假道荊南因襲江陵（府名荊南節度治今湖北荊州府）節度使高繼冲出降荊南亡時文表已敗死而宋師繼進不止取潭州將趨于朗保權懼而拒守延釗擊破之獲保權湖南亡二年（我村上帝康保元年）遣王全斌等擊蜀明年克之蜀主孟昶出降後蜀亡賜昶爵秦公（八五四節）開寶元年（太祖九年我冷泉帝安和元年）漢孝和帝崩養子繼恩立司空郭無爲弑之而立其弟繼元皆孝和之甥也太祖遣李繼勳擊之繼元乞師于遼遼穆宗遣將救之繼勳引還穆宗耽酒荒于畋獵嗜殺不已刑政紊亂上下怨之二年（遼應曆十九年）畋于懷州（在臨潢西南今內蒙古巴林旗界內）爲近臣所弑世宗之子賢馳赴懷州即位是爲景宗太祖自將擊漢圍太原景宗復遣援太祖不能克會暑雨軍士多疾盡棄糧儲而還三年（遼景宗保寧二年我圓融帝天祿元年）遣潘美擊南漢明年克廣州（南漢國都今廣東廣州府）漢主劉鋹降（八五五節）唐末以來安南不從朝命部人割據宋初驩州（故城在安南國乂安府西南）刺史丁部領擊并諸州自立號大勝王尋遜位其子璉及南漢亡璉入貢于宋封交趾郡王自是交趾（即安南）遂爲外國（八五六節）唐主李煜聞南漢亡懼甚自貶國號曰江南太祖欲伐之而無名乃遣使諭其入朝煜稱疾不至七年（我圓融帝天延二年）命曹彬潘美等擊之誡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之（八五七節）八年彬進圍金陵李煜遣徐鉉求緩師言於帝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罪過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尋復至見帝論辨不已帝怒按劍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辭歸（八五八節）金陵受圍十月勢愈危迫彬終欲降之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煜不聽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翌日城陷煜出降江南平捷書至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

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可哀也、出米十萬斛賑卹之、

第二章　太祖諸政

八五九節 太祖受禪、將相羣司、皆用周朝人、惟趙普以軍府舊僚、專預密議、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普曰、然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帝悟、一日因宴諭守信等、釋去兵權、皆以爲節度使、八六〇節 帝嘗問普曰、吾欲息天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對曰、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方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帝從其謀、以漸削諸鎮之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以文臣代之、知州軍事、又令鎮府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設通判倅貳郡政、凡兵民之政、皆與郡守通簽、別置轉運使、掌各路之財賦、又選諸州驍勇、入補禁旅、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自是五代武斷之弊始革、生民蘇息、而兵勢之弱亦胚胎於此云、八六一節 帝一夕冒大雪微行至普第、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太原既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翰能取之、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雖能取之、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於是專用力於南方、不復言伐燕、八六二節 普沈毅有謀略、帝甚任之、舊相范質等三人、皆求避位、帝從之、以普同平章事、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再三奏之、帝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帝悟、卒用其人、又有朝臣當遷官、帝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入宮、普隨之、立宮門不去、竟得俞允、其剛直如此、然性多忌克、嘗以私怨誣人論死、獨相九年、爲政頗專、又好貨利、有不法事、爲人告訐、帝始疑、普詔參知政事、與普更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乞罷政、出爲節度使、八六三節 帝注

意刑辟、命判大理寺竇儀重定刑統頒行之、嘗歎近世法網之密、定折杖法、以減流徒杖笞之刑、犯大辟者、令諸州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非情理深害者、多從寬恤、惟重貪墨之罪、贓吏必誅、未嘗少貸、蓋帝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以嚴法治之、欲塞濁亂之源也、八六四節帝削平諸國、君長降者、皆不加戮、禮而存之、其族黨皆見錄用、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白起像、指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命去之、江南已平、吳越王錢俶自入朝、賞賚極厚、俶還、賜以黃袱封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啓之、則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愈感懼、至太宗世、俶上表獻其地、封爲淮海王、於是五代列國皆入於宋、未服者、惟北漢而已、太宗自將擊之、圍太原、劉繼元出降、賜爵彭城公、當是時、諸降王皆賜第京師、得保富貴、子弟舊臣分職州郡、掌兵民之權、而朝廷無所猜防、太祖太宗度量之大、可以觀也、劉宋以來、受禪之君、無能存前代之後者、獨周世宗之裔、世受尊爵、延至宋末、亦宋人之厚也、

第三章　太宗繼述（附遼耶律休哥三敗宋軍）

八六五節太祖母昭憲杜太后臨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爾、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后命普爲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光義光美皆太祖母弟、德昭、太祖長子也、八六六節太祖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爲開封尹、封晉王、每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嘗幸洛陽、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之、還語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異日可使輔汝爲相也、據此言、則傳位之約已定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崩、晉王立、更名炅、是爲太宗、或曰、上一不豫、夜召晉王、屬以

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時離席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言好爲之遂崩然實錄正史皆不記如有所諱故世或疑太祖不令終也（八六七節）太祖末年遼景宗遣使通好太祖遣使報之太宗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薊州今直隸順天府屬州）自太原直東擊遼進圍南京景宗遣耶律休哥救之大敗宋軍于高梁河（在今京城西）太宗走還自是遼宋之好絕明年（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遼景宗乾亨二年我圓融帝天元三年）景宗自將擊宋圍瓦橋關休哥渡水擊走宋兵太宗自將至大名（府名唐魏州今直隸大名府）聞遼軍引去乃還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塲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八六八節）太宗圍燕之役武功王德昭從行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歸以北伐不利久不行平漢之賞德昭言之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後二年德昭弟德芳卒秦王廷美（即光美）自二姪相繼沒始不自安或告其有陰謀帝疑以問趙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由此復相既而帝以太后遺旨訪之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勒歸私第普又諷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貶爲縣公安置房州（今湖北鄖陽府）以憂卒普開國元勳羣臣莫與比肩然及佐太宗無相業可觀（八六九節）遼景宗在位十四年崩長子梁王隆緒立是爲聖宗年甫十二承天太后奉遺詔攝政以耶律休哥總南面軍務后明達治道聞善必從又習知軍政賞罰信明將士用命聖宗稱遼盛主后教訓爲多雍熙三年（太宗即位十一年遼聖宗統和四年我花山帝寬和二年）太宗遣曹彬等分道伐遼取數州休哥出禦之承天太后與聖宗將大軍應援彬兵引退休哥追戰于岐溝關（在直隸順天府涿州西南）大敗之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鎮燕十七年勸農桑省賦役恤孤寡平時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來逸者悉還之軍民懷之邊疆大治太宗之不得志於燕

以有休哥也、

第四章　澶淵之盟及天書　附李沆之明王旦之悔丁謂之姦

八七〇節　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崩、太子恒立、是爲眞宗、景德元年、（眞宗七年、遼統和二十二年、我一條帝寬弘元年、）遼聖宗奉承天太后伐宋、深入內地、宋人震駭、參政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請幸成都、眞宗以問宰相寇準、準曰、誰畫此策、帝曰、卿姑斷可否、勿問其人、準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鬱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恐欽若沮議、出判天雄軍、（卽大名府、屬河北路、今眞隸大名府、）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前受勅、準戒曰、百姓皆兵、府庫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遼軍進圍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太后親御戎車、督戰李繼隆出鄭之遼統軍蕭撻凜中弩死、欽若在大名、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眞宗至澶州南城、（在開州城南、）衆請駐蹕、準力勸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固請、卽麾衛士進輦、遂渡河、御北城、（今開州城、）門樓、宋軍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里、遼人駭怖、八七一節　先是宋將王繼忠降在遼、遺書于宋、勸和、眞宗因遣曹利用詣遼軍議和、太后欲得周世宗所取關南地、遣使持書與利用、偕來、眞宗曰、地不可許、寧與金帛、準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乃復遣利用往、利用請歲幣之數、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聘言約、各解兵歸、八七二節　寇準自澶州還、頗矜其功、眞宗待之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也、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澶淵（唐故郡名、卽澶州）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帝顧準寢衰、竟罷相、王旦代之、旦深沉

有德望帝深屬心、八七三節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淵之盟爲辱欽若知帝厭兵謬曰以兵取幽薊可滌此恥帝令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封禪者得天瑞然後可行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患王旦不可欽若乘間爲旦言之帝賜旦樽酒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帝密作帛書置之屋上稱天書降百官拜賀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遂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山東泰安府城西南祭后土于汾陰故城在山西蒲州府榮河縣北羣臣爭言祥瑞頌功德上帝尊號帝又言趙氏祖司命天尊受玉皇命自天降臨作景靈宮以奉聖祖諸州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八七四節眞宗在位二十六年在相位者前後十餘人李沆最賢當沆爲相時王旦甫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機敏有智謀寇準屢薦之沆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卒後數年封禪祠祀營建並興旦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每有大禮旦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欲去則帝遇之厚及卒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也、八七五節旦罷王欽若相欽若罷寇準再相以丁謂參政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慙恨遂譖準罷其政李廸與謂並相時帝有疾昏眩謂白中宮竄準遠州廸罷謂獨相弄權專恣衆莫敢抗獨參政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帝崩太子禎立是爲仁宗年十三章獻明肅劉太后垂簾聽政謂以營山陵不謹免王曾代之竄謂遠州曾爲相所進退士莫有知者范仲淹謂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

服其言、

第五章　西夏建國

八七六節　唐末、党項拓跋思恭起兵討黄巣、以功授定難軍節度使、治夏州、（故城在陝西榆林府懷遠縣西、内蒙古鄂爾多斯界内、）賜姓李氏、子孫世襲其職、臣事五代、數傳至繼捧、率其族朝宋、獻境内四州、（銀夏綏宥、）繼捧族弟繼遷走入地斤澤、（在夏州故城東北、）聚衆襲銀州、（今陝西綏德州米脂縣、）據之、降于遼、聖宗以爲定難節度使、以宗女妻之、尋封夏王、繼遷數侵宋邊、趙普白太宗、復以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使圖繼遷、繼遷奉表謝罪、已而復叛、太宗命李繼隆討之、時保忠亦已附遼、繼隆入夏州、執保忠送汴、繼遷叛服不常、繼隆等擊之、不克、眞宗初立、拜繼遷節度使、以五州、（夏綏銀宥靜、）與之、後復叛、攻陷靈州、（唐靈武郡、今甘肅寧夏府屬州、）又攻西蕃、取西涼、（府名、今甘肅涼州府、）六谷、（地名、在涼州府境内、）酋長潘羅支僞降、襲敗之、繼遷中流矢走死、其子德明嗣、

八七七節　德明歸款于宋、眞宗厚賜以羈縻之、遼又冊爲夏王、德明臣事兩朝、然於本國則稱帝、立其子元昊爲太子、元昊雄毅多大畧、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國俗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

八七八節　德明卒于仁宗明道元年、（仁宗即位十年、遼興宗重熙元年、我後一條帝長元五年、）元昊嗣立、修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置文武官、立蕃漢學、自製蕃書、以教國人、擊回鶻、盡取河西地、據有十八州、（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洪定威龍、今陝甘北境、及内蒙古西南部、）都興慶、（府名、今甘肅寧夏府、）阻河依賀蘭山爲固、自號大夏皇帝、遺書于宋、邀其冊命、且請續隣好、仁宗詔削其官爵、絶互市、自是連年侵寇、西邊騷然、

第六章　仁宗守文（附英宗入嗣）

八七九節　章獻太后稱制十一年崩、仁宗始親政、時王曾已罷相、李廸呂易簡並相、仁宗寵尚美人、因廢郭后、易簡有憾於后、贊其議、臺諫孔道輔范仲淹等爭之、易簡奏謫之、李廸罷、王曾復相、而權在易簡、仲淹遷知開封府、言事愈急、數議時政、易簡訴其越權、復貶謫、

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歐陽脩責司諫高若訥不諫言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譬仲淹靖洙脩而毀若訥都人傳誦驚書者得厚利王曾求罷帝問其故曾因斥易簡納賂二人俱罷 八八○節 李元昊攻延州（屬陝西路今陝西延安府）邊將劉平石元孫戰沒知延州范雍閉門不救坐貶時軍興多事首相張士遜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致仕呂易簡復相以夏竦經畧陝西（路名今陝甘之大半及河南陝州山西解州蒲州府）韓琦范仲淹副之仲淹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爲意小范老子胷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也竦無功而免琦仲淹專膺邊任推誠撫綏諸羌服其恩威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之不得大逞藉二人宣力居多 八八一節 宋朝民殷國富數倍契丹而武力或不及之遼興宗乘宋有西夏之撓欲取關南地慶曆二年（仁宗二十年遼重熙十一年我後朱雀帝長久三年）遣使求之且責宋修邊備聚兵于燕聲言南下仁宗不欲與地欲增歲賂或結婚以和擇報聘者呂易簡不悅富弼因薦之易簡奏建大名爲北京示將親征弼至遼反覆論難力拒其割地且辨和戰之利害弼還復持國書往且受口傳之辭于政府途謂副使曰吾不見國書脫書辭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白之易書而行增歲幣銀絹各十萬互致誓書自是通好如故 八八二節 宋夏用兵日久仁宗心厭之元昊上書請和呼帝爲父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尋上誓表乞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仁宗許之會遼夏釁起興宗遣使請無與夏和及聞遼夏平乃冊元昊爲夏國主約稱臣奉正朔而元昊帝其國自若宋致歲幣二國於夏則曰賜於遼則曰納 八八三節 仁宗增置諫官以歐陽脩王素蔡襄余靖爲之脩等論事切直小人不便帝召夏竦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副使諫官論竦罷之以杜行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曆

盛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疐斯脫大姦蓋指
竦也仲淹得詩拊股謂琦曰爲此怪鬼輩壞事羣邪造論目衍等
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以爲人君當退小人之僞朋而進君
子之眞朋也八八四節時呂易簡已罷章得象晏殊並相范仲淹遷參
政富弼爲樞副帝方銳意求治數召輔臣條對仲淹才兼文武有
大節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於是與弼日
夜謀慮欲革弊政而謗毀愈盛不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
八八五節晏殊罷杜衍代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
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行封還內降邪凡
有求於朕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會衍壻蘇舜欽有
過失御史中丞王拱辰欲傾衍等因劾舜欽得罪者十餘人拱辰
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衍與仲淹弼並罷韓琦亦請外皆出知州
八八六節衍去後相繼爲相者率無偉蹟帝嘗問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
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遂召弼與文彥
博並相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語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
今朕用二相豈不賢於夢卜哉其後彥博以老求罷韓琦爲相富
弼以母喪去位曾公亮相歐陽脩參政琦位首相法令典故問公
亮文學之事問脩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仁宗
在位四十二年恭儉愛民終始不變慶曆以後賢者滿朝國內承
平少事進士諸科得名臣之多超絕古今然吏治愉惰兵備不振
宋之威德卒不能及漢唐盛時
八八七節仁宗無子養太宗曾孫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仁宗崩慈聖光獻曹后召曙入立之曙固避數四
而後嗣位是爲英宗英宗有疾皇太后權同聽政英宗舉措或改
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內侍任守忠等共爲讒間兩宮
遂成隙韓琦歐陽脩等委曲調護及英宗疾瘳始親政太后撤簾
諫官司馬光呂誨論守忠罪韓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

罪當死責竄之　八八節英宗父允讓卒于仁宗時追封濮王及英宗
立韓琦請議崇奉典禮司馬光立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
私親翰林學士王珪等又議曰濮王宜稱皇伯歐陽脩駁之曰喪
服大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
降而名不可沒也議久不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
等固執珪議遂劾執政至乞皆貶黜執政以太后詔令帝稱濮王
爲親誨等皆辭臺職光亦請與俱貶不許英宗在位四年崩太子
頊立是爲神宗自濮議以來論者妄詆琦脩等修遂請罷

第三篇　宋中

第一章　神宗行新法

八八九節神宗少有雄心欲大攘四夷恢張先烈以爲養兵奮武不可不
先聚財而環顧朝臣皆習於因循故守莫有能任其事者素聞王安石之
名以問輔臣曾公亮曰眞輔相才參政吳奎曰安石護非自用所
爲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公亮力薦之韓琦求去帝曰卿去誰
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居翰林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
不可　八九節○安石博學善屬文歐陽脩嘗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仁
宗召爲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
變俗之志嘗上萬言書痛論時政每遷官遜避不已及除知制誥
則不復辭嘗侍釣魚宴誤食鉤餌已悟而食之既仁宗以其不情
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姦論以毀
之英宗之世退居不出至是召爲翰林學士熙寧元年

遼道宗咸雍四年我冷泉

帝治曆四年入對首以擇術爲言言必稱堯舜神宗語之曰魏徵諸葛亮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契彼二子者何足道哉富弼自汝州（屬京西路今河南直隸州）入覲帝問以邊事弼窺見帝喜事功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然以弼有德望召爲相以安石參政（八九一節）安石既入政府士大夫多以爲得人時呂誨爲御史中丞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彈之誨曰君實亦爲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帝還其章疏誨乃辭職（八九二節）安石視時人所爲斥爲流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過前代神宗適如所願傾心納之安石論事多引周官爲據建議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行新法安石實不曉世務每事與呂惠卿謀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於是遣八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以求遺利置賣鹽場于永興軍（即京兆府陝西路治今陝西西安府）行均輸法于淮浙江湖六路（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八九三節）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貸民以錢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號青苗錢安石欲行之諸路以爲周官國服爲息法也條例司官屬蘇轍（蘇洵次子）謂安石曰以錢貸民吏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不從遂行青苗法以廣惠倉錢穀充其本錢置各路提舉官以掌之諸路往往以多散爲功隨戶等高下品配又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抑配掊克至與詔旨相違（八九四節）蘇轍及諫官范純仁（范仲淹子）侍御史劉述等皆以論事忤安石罷參政唐介與安石爭辨不勝其憤疽發背卒時人

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爲生會公亮爲老唐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對弼遂去位陳升之相公亮罷升之亦罷安石相（八九五節）凡安石所行新法青苗最爲深害其他保甲募役市易保馬方田均稅免行錢諸役相繼並興其法雖未必皆惡行之不得其人且以違祖法乖民情故上下不便怨議紛起漢人深畏天變安石獨謂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時人皆以爲慢天悖經帝嘗親策試進士葉祖洽等三百人及第祖洽詆祖宗而美新政故得擢第一直史館蘇軾（蘇洵長子慨）之擬對策論新法獻之又上萬言書極論其害因貶帝又親策賢良呂陶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翰林學士范鎮嘗薦蘇軾孔文仲且數忤安石致仕是時在朝名士如文彥博呂公弼呂公著（二人皆呂易簡子）張方平孫覺程顥韓維李常蘇頌劉摯等以議新法貶黜或自求去者前後相繼外官亦多以沮格新法得罪者京城置邏卒以察謗議時政者（八九六節）帝嘗問司馬光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光數貽書諫安石安石卻忌之帝以光爲樞密副使力辭不拜反覆論新法之害遂請外知永興軍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久之得請判西京（即洛陽）留臺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歐陽修文名高於世以風節自持年已六十連被污衊嘗守青州（屬京東路今山東青州府）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徙知蔡州（屬京西路今河南汝寧府）富弼判亳州（屬淮南路今安徽潁州府）亦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尋皆致仕（八九七節）安石執政六年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少年超進用事舉國怨之而帝委任益專慈聖太皇太后嘗語帝曰祖宗之法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

青苗助役宜罷之後又流涕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會大旱歲饑東北竊民流入京城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繪所見爲圖上疏曰陛下憂苦妻子不相保流離困頓之狀皆以戰勝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流離困頓之狀爲圖而獻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況千萬里外哉時帝以天災憂形於色詔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安石不自安求去位乃知江寧府（江南東路治卽昇州）今兩江總督治安石薦韓絳代己呂惠卿參政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既得勢忌安石復用又數與絳忤絳白帝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疾走至京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請罷帝亦厭其所爲出判江寧府遂不復召

第二章　神宗用兵（附蘇軾詩案）

八九節　神宗之方用王安石也銳意進取自期立蓋世之功更法度事聚斂四方騷然而國未嘗富邊疆生事徒耗財帑而國未嘗強自西夏請和後西邊無警者二十餘年李元昊卒于慶曆末子諒祚立帝卽位初邊將种諤襲夏取綏州（今陝西綏德州）邊釁復起諒祚卒子秉常立大舉入環慶（路名今陝西慶陽府地）王韶者詣闕上平戎策謂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謂黃河湟水之間今甘肅蘭州西寧二府地）武威（漢郡名卽西涼府今甘肅涼州府）之南洮河蘭鄯（四名皆屬西蕃今皆屬甘肅洮州廳河州蘭州府屬州蘭州府治鄯西寧府）皆故漢郡幸今諸羌瓜分無能統一宜併有之使夏人無所連結安石以置熙河路（治熙州卽武勝地統熙河洮岷等州）以韶爲經畧安撫使韶取河洮岷（今甘肅鞏昌府屬州）等州邊境益斥而役兵死亡甚多構怨吐蕃致鬼章等屢爲寇患（八九節）帝以章惇爲湖北（路名今湖北大半及湖南西北境）察訪使經制南北江事南北江古武陵（漢郡名今湖南西部）之地蠻猺據之惇招降梅山（在湖南長沙府安化縣西南接貴慶府新化縣界）峒蠻遂平南江降五溪（雄溪明溪酉溪武溪辰溪也皆在湖南辰州府）蠻又命熊本察訪梓夔（二路名梓州路今四川中部夔州路今四川東境貴州北境及湖北施南府）擊瀘州（名屬梓州路今四川直隸州）夷降之復降

渝州（屬夔州路今四川重慶府）猺然西南竟不靖又以沈起知桂州（廣西路治今廣西桂林府）生釁交趾劉彝繼之大治戈船禁遏交人來互市交趾王李乾德大舉擊宋取欽廉邕州（三州屬廣西路欽今廣東廉州府屬州廉今廉州府治邕今廣西南寧府）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今出兵相救安石怒遣郭逵等擊敗之宋軍死者過半

九〇節　○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遼蔚（今直隸宣化府屬州應今山西大同府屬州）朔平府（今山西朔州屬）三州界內遼道宗遣使如宋乞行毀撤別立界至帝遣官即境上議不能決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遣韓縝定新界東西失地數十里帝事太皇太后極孝后亦慈愛天至帝與大臣議取燕詣后白其事后曰事體極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矣何俟今日帝乃止　九〇一節　安石已罷王珪蔡確用事時蘇軾知湖州（屬兩浙路今浙江湖州府）數以詩諷刺時事臺官言軾怨謗君父遂繫臺獄太皇太后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王珪摘軾詩句言有不臣意遂貶軾安置黃州（屬淮南西路今湖北黃州府）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司馬光張方平范鎮等二十餘人神宗實憐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爲蔡確等所沮　九〇二節　元豐三年（神宗即位十三年遼道宗太康六年我白河帝承曆四年）詔改官制帝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珪憂甚確謂珪曰上久欲收靈武（唐郡名即靈州）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遣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攻靈州不克士卒凍餒死者十五六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寐　九〇三節　五年（我白河帝永保二年）官制成以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確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帝雖以次敘相珪確不加禮重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尚書左丞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李憲上再舉之議珪贊之帝命給事

中徐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故城在陝西綏德州米脂縣西）夏人大舉攻拔之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數十萬帝聞奏痛悼不食（九〇四節）神宗在位十八年平生不御宴游勞心政務日昃不暇食然求治太急進人太銳誤用安石變壞法度竟遺國之大患常憤國威不伸慨然有攘斥契丹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嘆赤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而崩年三十八、

第三章　正邪分黨相搏

（九〇五節）神宗崩太子煦即位是爲哲宗生十年矣神宗母宣仁聖烈高后爲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后知國民厭苦日久首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又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九〇六節）仁宗名臣韓琦富弼歐陽修等已沒於神宗世文彥博司馬光猶存光居洛十五年人皆以爲眞宰相至是入臨民爭擁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亟還未幾王珪卒蔡確韓縝爲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事起光爲門下侍郎是時國民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少止乃罷保甲方田市易保馬法（九〇七節）元祐元年（遼道宗太安二年我白河帝應德三年）諫官王覿極言蔡確韓縝章惇等朋邪章數十上臺諫劉摯呂陶孫覺蘇轍王巖叟朱光庭等連章論劾太后先黜確以光爲左僕射尋罷縝以呂公著代之光言文彥博宿德元老起平章軍國重事斑宰相上時年八十餘矣章惇呂惠卿等皆貶竄（九〇八節）光執政兩宮虛己以聽時已得疾然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力疾視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開言路進賢才凡王呂所建新法青苗助

役之類、剗革畧盡、或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是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蓋差役之復、識者亦議其不便也、安石尋卒、光爲相、八閱月而卒、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哲宗臨其喪、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京師民罷市往弔、哭之如喪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九〇九節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蘇軾爲翰林學士、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謂其不近人情、每嘲侮之、二人遂成隙、頤門人賈易朱光庭等爲言官、力攻軾、呂陶言、易等狥私、胡宗愈孔文仲又連章詆頤、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皆啣怨入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目、洛黨以頤爲首、易光庭爲輔、蜀黨以軾爲首、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九一〇節呂公著以老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尋卒、呂大防范純仁爲左右僕射、蔡確失勢怨望、臺諫言、確譏訕朝廷、乞正其罪、論之不已、遂安置新州、屬廣東路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純仁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竄誅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確純仁辭位、確至新州、未幾卒、自司馬光卒、王呂之黨、多爲蜚語、以搖在位、大防等畏之、欲用其徒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等力陳其不可、乃止、劉摯蘇頌相繼爲右僕射、頌罷、純仁又代之、九一一節宣仁太后聽政九年、以至公治國、不加恩外家、以擁佑幼孫之故、二子一女皆疎、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人以爲女中堯舜、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吐蕃鬼章爲邊將擒獻、釋不殺、以招其部屬、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已與宋和、受其冊命、而屢侵擾邊境、亦不敢加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

而已、遼道宗戒羣臣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謹勿生事於疆場、臨崩、謂呂大防范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九一二節）后崩、哲宗始親政、羣小力排垂簾時事、禮部侍郎楊畏首叛大防、上疏乞紹述神宗之政、且勸相章惇、紹聖元年、（哲宗九年、遼太安十年、我堀河帝嘉保元年、）大防純仁皆罷、召章惇爲左僕射、惇既至、引其黨蔡京京弟卞等居要地、以漸盡復熙豐之政、治元祐諸臣之罪、無虛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傅堯俞等已死者、皆奪其贈謚、追貶大防純仁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韓維蘇軾蘇轍王覿呂陶孔文仲程頤賈易朱光庭孫覺等三十餘人、皆連貶竄文彥博已以太師致仕、亦降爲太子太保、尋卒、（九一三節）哲宗皇后孟氏、宣仁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遭讒而廢、章惇蔡卞遂誣宣仁嘗有廢立計、請追廢之、賴向太后泣諫、事得寢、惇卞堅請施行、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庭乎、抵其奏於地、

第四章　徽宗昏德

（九一四節）哲宗在位十五年、崩、無子、弟端王佶立、是爲徽宗、欽聖憲肅向太后權同聽政、擢韓忠彥（韓琦子、）爲右僕射、收敘范純仁蘇軾追復幾、崩、章惇蔡京蔡卞等爲臺諫所攻、相繼貶竄、韓忠彥曾布爲左右僕射、布初附惇、已而叛之、然知帝意在紹述、熙豐、漸排元祐諸臣、正議之士不容於朝、遂罷忠彥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記元祐黨人、蔡京復入、代布爲相、又貶竄忠彥等、令州縣立姦黨碑、圖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三十三人官、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未幾、崩、章惇蔡京蔡卞等爲臺諫所攻、相繼貶竄、韓忠彥曾布爲左右僕射、布初附惇、已而叛之、然知帝意在紹述、熙豐、漸排元祐諸臣、正議之士不容於朝、遂罷忠彥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記元祐黨人、蔡京復入、代布爲相、又貶竄忠彥等、令州縣立姦黨碑、圖熙豐功臣于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九一五節）蔡京執政二十年、其間暫罷者三、趙挺之張商英鄭居中等爲相、稍與京立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亦嬖於徽宗、至權勢與父相軋、滿朝皆其父子之黨、內侍童貫以佞媚得幸、專務應奉、以盡上心、京使貫領兵擊吐蕃、復所嘗失三州（大湟鄯廓皆在甘肅西寧府境內、）貫遂建節爲三路（熙河蘭湟秦鳳、今甘

肅蘭州西寧鞏昌三府秦階二州、九一六節是時宋國升平府庫盈溢蔡京託紹述之名益修財利之政以爲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徽宗窮極土木之功命朱勔搜集東南珍奇舶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嘉花名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有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作延福宮六位殿閣亭臺相望巖壑幽勝宛如天成又作萬歲山山高林深禽獸成羣園池臺觀備極巧妙徽宗崇道教自言見天帝降臨建迎眞宮作天眞示現記置道階道官立道學編道史作玉清神霄宮以奉安道像自號曰教主道君皇帝寵信方士林靈素等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第五章　遼末諸帝

九一七節契丹建國百年至聖宗尤盛一舉而攘却宋寇再舉而蹂躪河朔宋人長絶北伐之念然狃勝窮兵輒不免挫衂高麗自太祖王建開國世朝貢南朝五傳至成宗治始受制于遼聖宗以鴨綠江東地賜之治卒穆宗誦立大臣康肇弒誦而立顯宗詢聖宗自將討破之獲康肇進圍開京（高麗國都今京畿道開城府）詢棄城走師還諸降城復歸高麗詢遣使乞稱臣如故詔取江東六州（興鐵通龍龜郭皆在平安道西境）詢不從乃連發兵討之戰于茶陀二河（俱在平安道龜城府界內）大敗而還詢尋請降後不復叛帝又遣將擊回鶻圍甘州（今甘肅甘州府）亦敗還自是党項阻卜諸部多叛九一八節聖宗能勤於政舉才行察貪殘理冤滯抑奢僭賑窮乏城遼西（秦漢故郡名）建爲中京大定府（本奚王牙帳在內蒙古喀喇沁右翼南）自上京移都之在位四十九年遼國治强齊天皇后無子養庶子宗眞立爲太子宋仁宗天聖九年（遼太平十一年、我後一條帝長元四年、）帝崩太子卽位是爲興宗生母蕭元妃自立爲太后攝政遷齊天后于上京殺之又陰謀立少子重元重元告之興宗興宗嘉之立爲太弟收太后符璽遷之慶州（屬上京道在臨潢府西今內蒙巴林旗西北）後迎歸侍養益謹九一九節初夏人叛宋建國故事遼甚恭

興宗時党項諸部叛去夏主元昊助之帝自將討夏不克訴之和而還建雲州爲西京大同府古平城地今山西大同府以鎮西邊於是北朝所統京五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府六定理率賓鐵利安定長嶺鎮海皆在盛京吉林二省界內州軍城百五十六屬國六十帝嘗欲南伐感宋使富弼之言增其歲幣而申和好兩國得免兵禍在位二十四年雖無善政可稱國之強盛自若也

九二〇節興宗以宋至和二年仁宗三十三年興宗重熙二十四年我後冷泉帝天喜二年崩長子燕趙王洪基立是爲道宗以太弟重元爲太叔重元負寵驕恣與其子楚王涅魯古謀反樞密使耶律仁先耶律乙辛討平之道宗勸農興學詔求直言初政頗可觀既而乙辛專權勢傾中外忌懿德皇后明敏讒而殺之太子濬后所生也亦爲乙辛所構誣帝廢濬徙于上京屬中京道唐營州都督府治今直隸承德府朝陽縣地故城在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後謀亡入宋事覺伏誅帝在位四十六年自乙辛用事羣邪競進忠士斥逐諸部反側兵革歲動以宋

哲宗崩之明年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道宗壽隆七年我堀河帝康和三年崩燕王延禧立號天祚帝追尊父濬曰順宗戮乙辛屍誅其黨與時國勢已衰武備頹弊天祚闇弱不能振作在位二十四年正與徽宗同世南北俱丁末運東夷乃起而乘之遼先亡而宋亦繼壞矣

契丹通史卷之四 卷下

第四篇 宋下

第一章 金滅遼

九二節 遼之東邊有女眞族蓋東胡別種也其地南接高麗東至日本海漢魏謂之挹婁後魏謂之勿吉三韓隋唐謂之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役屬之渤海既滅靺鞨之民居混同江（今名松花江在吉林省界內）西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眞居江東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眞然亦臣屬焉後避興宗諱改眞爲直生女直僻處東北風俗極朴陋其民鷙悍善騎射有完顏部者世居按出虎水（按出虎土言金也今云阿勒楚喀河發源小白山之北北流入松花江）之源初甚微道宗時完顏烏古廼有九子劾里鉢頗刺淑盈哥相繼襲職兄弟叔姪同心協力務開土疆兵勢漸強遂雄諸部 九二二節 劾里鉢有十一子第二子曰阿骨打沈毅有大志劾里鉢臨終謂盈哥曰長子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故盈哥傳位烏雅束以及阿骨打時遼天祚帝荒於禽色不恤國政每歲遣使索名鷹海東青于女直女直發甲馬侵其東北隣五國（國名今吉林省三姓地）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諸邊帥又徵求無藝阿骨打遂糾遼舉諸部兵得二千五百人攻克寧江州（屬東京道在今吉林省扶餘城北松花江東岸）迎擊遼軍于出河店（地名在吉林省伯都訥城南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界內）大敗之宋政和五年（徽宗十五年遼天慶五年我烏羽帝永久三年）諸酋勸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是爲太祖武元帝以弟吳乞賈爲諳班勃極烈（諳班勃極烈猶言尊貴也）從兄撒改（劾里鉢兄劾者之子）弟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天祚帝遣使齎詔書諭太祖降太祖報書亦諭天祚降攻黃龍府取之天祚下詔親征兵號七十萬進渡混同江會有一大帥亡歸反于上京天祚乃引還太祖追及于護步答岡（所在不詳）大敗之又遣撒改帥羣臣襲破遼叛將于遼陽於是東京州縣及熟女直皆降于金天祚以族父秦晉王淳爲都元帥會四路（上京中京黃龍府興中府）兵于徽州（屬上京道在內蒙古奈曼部界內）金將斡魯古擊走之取遼八州（顯乾懿壕徽成川惠）九二三節 遼人既

屢啟請成于金或言於太祖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
太祖從之求封冊于遼且曰必以兄事我歲貢方物遼七遣使議
冊禮遂冊爲東懷國皇帝文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
卽小邦懷其德之義太祖怒却之遼復遣蕭習泥烈往議太祖不
許和議遂絶　九二四節　初宋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契丹亦可圖乃
自請使遼以覘之燕人馬植見貫陳取燕之策貫挾以歸易姓名
曰李良嗣良嗣見徽宗說與女直夾攻遼徽宗嘉之賜姓趙氏其
後聞女直建國屢破遼師遣馬政由海道如金通好太祖遣使報
聘宋人諭以夾攻之意差呼慶送其使太祖語慶曰歸見皇帝果
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慶歸宋更遣趙良嗣往
九二五節　太祖自將伐遼以蕭習泥烈趙良嗣從行謂之曰汝可觀吾用
兵以卜去就進攻上京克其外城守將以城降太祖乃還良嗣謂
太祖曰兩國夾攻金取中京燕雲本漢地宋取之太祖許之因遂
歲幣以手札付良嗣使還期以金兵自平地松林（蒙古名阿它尼喀喇莫多在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境）趨古北口（關名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宋兵自白溝（河名在直隸保定府定興縣南）夾攻徽宗遣馬
政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如與遼之數　九二六節　天祚敗
遊不悛忠臣多被疎斥次子晉王教盧幹仁孝有人望樞密使蕭
奉先諷人誣晉王母文妃與都統耶律余覩等謀立晉王天祚遂
賜文妃死余覩大懼叛降于金撒改子粘沒喝曰遼主失德中外
離心今乘其釁中京可取太祖然之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從弟
蒲家奴（幼里鉢弟勃孫之子）及粘沒喝皇子斡本斡离不吳乞買子蒲盧虎等
副之余覩爲鄉導以趨中京攻克之天祚時獵于鴛鴦濼（湖名蒙古名昂吉爾
圖在內蒙古阿巴噶右翼西南）余覩引敵奄至天祚冒雨而出不及擐甲
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一不戰而退天祚乃使人繼敎盧幹
諸軍聞之流涕人心解體金兵逼行宮天祚率衛士五千餘走西
京粘沒喝率精兵追之天祚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在山西朔平府城東

（北邊墻外）始悟奉先之不忠揮之勿從尋被誅金兵進克西京（九二七節）時秦晉王淳守燕京參政李處溫等立淳爲主號天錫帝以軍事委耶律大石宋童貫蔡攸帥師伐燕大石與都統蕭幹擊却之已而淳病死幹等立淳妃蕭氏爲太后主國事以李處溫謀反賜死童貫蔡攸再舉兵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屬南京道涿今順天府屬州易直隸直隸州）降于宋宋軍進駐盧溝（河名在今京城西南）蕭幹出拒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鬬藥師敗走盧溝之師遂潰貫不克成功懼得罪密遣客禱金圖之太祖由居庸關（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北）入燕遼羣臣奉表降太祖命守舊職撫定州縣而還蕭妃蕭幹西走天祚殺蕭妃追廢淳爲庶人幹奔奚（九二八節）初宋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屬南京道營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平永平府治灤永平府屬州）乃劉守光所與者既宋相王黼悔之欲併得三州屢遣趙良嗣求之太祖不許且責宋出兵失期止許與燕京及山前六州（薊景檀順涿易今順天府及直隸遵化州易州）及既克燕贈書曰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宋遂約歲幣四十萬之外加代稅錢百萬緡且許更與糧二十萬石以得燕京六州金人驅燕之職官富民東徙貫收入燕所得空城而已（九二九節）斡魯斡离不等復西伐至居庸關擒耶律大石强使爲鄉導追襲天祚于青塚（寨名在大同府城西北塞外）獲其子女族屬輜重牧馬天祚奔雲內（州名屬西京道在內蒙古烏喇特部西北）夏主李乾順遣使請天祚臨其國天祚乃南渡河都統蕭特烈等立天祚子梁王雅里爲帝雅里尋死特烈亦爲亂兵所殺蕭幹自立爲奚帝引兵攻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九三〇節）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太祖頗留心於文事使諸子皆學命完顏希尹製女直字頒行之又令所在訪求文學之士敦遣赴闕金人命名皆本其國語及通漢文義又用漢字製名太祖名旻兵乞買名晟斜也名杲粘沒喝名宗翰斡本名宗幹斡离不名宗望蒲盧虎名宗磐蓋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而詔令章奏則用漢名也宋宣和五年（徽宗

二十三年遼保大三年金太祖天輔七年我烏羽帝保安四年太祖崩在位九年弟晟立是爲太宗文烈帝以梁爲諳班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勃極烈（九三二節）一節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我崇德帝天治元年夏國奉表稱藩于金耶律大石自金逃歸天祚復渡河東遷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當養兵待時而動不聽與金人戰敗走山陰（謂夾山之北）七年遂趨党項爲完顏婁室所追擒太宗封爲海濱王遼稱帝九世（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天祚帝）二百十年而亡大石者遼太祖八世孫也率衆西走謀興復別失八里（今甘肅迪化州）之回鶻迎降願爲附庸征行千餘里軍勢益盛至別喇薩軍（城名在吹河上今露國中亞細亞七川州界內）其王棄國而遁大石因建都城名虎思斡耳朵自立爲闊兒汗（汗號天祐帝是爲西遼）德宗遂出兵征畧諸部時塞爾柱克王桑察兒覇有西亞細亞自將諸國兵攻西遼進渡亞母河（德宗擊走之悉平河東地）哥烈斯母（在亞母河西今露國所統基華汗國）亦降爲屬國

第二章　金克宋京

（九三二節）遼帝之西走也平州軍亂殺節度使州民推副使張瑴領州事金人入燕瑴降之金以爲留守已而瑴以州叛請降于宋王黼勸徽宗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金太宗使弟閻母及宗望襲平州瑴奔燕金人責宋納叛宋不得已命邊帥縊殺瑴函送其首（九三三節）宋內侍譚稹宣撫兩河燕山路（兩河謂河東路河北東西路燕山卽燕京六州地）招納金叛亡金索宋所許糧稹不與曰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金人大怒遼帝在山陰宋密遣人誘降命童貫代稹宣撫將迎遼帝遼帝畏宋不可仗不來宗望遣人如宋索叛亡戶口宋不遣且聞燕山治兵請於太宗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帝卽決意南伐以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爲左副元帥自西京趨太原（府名河東路治今山西首府）宗望自平州入燕山童貫自太原逃歸汴知府張孝純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幾許威望今

乃畏怯如此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宗翰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宗望取燕郭藥師降之以爲鄉導長驅而進宋人奔竄莫敢攖鋒

九三四節 金軍既深入宋相白時中等唯建出奔之策而已徽宗急下詔罪己徵兵四方傳位太子桓是爲欽宗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黼以邪佞致位首相誤國事者也師成以宦者典事竊弄威福者也彥以根括農田破蕩民產結怨于西北者也勔以花石綱擾害州縣聚怨於東南者也欽宗誅彥竄黼勔尋殺之師成童貫蔡京父子前後皆誅竄欽宗遣使至金軍請和宗望不許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我崇德帝大治元年宗望進渡河欽宗奔兵部侍郎李綱泣諫願以死守宗社欽宗乃以綱爲親征行營使治守戰之具金軍圍汴京綱力戰禦之太宰李邦彥等皆欲割地求和遣使詣金營宗望謂之曰宋京破在頃刻若欲議和當輸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割中山府名屬河北西路今屬直隸定州太原見上河間府名屬河北東路今屬直隸三鎮地尊金帝爲伯父以宰相親王爲質使歸欽宗一依其言使弟康王構與少宰張邦昌往質括借京城民財僅得金二十萬銀四百萬而藏蓄已空

九三五節 既而四方之師漸至欽宗又欲戰都統制姚平仲夜襲金營不克遁去欽宗大懼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陳東及都人數萬詣闕乞復用綱欽宗勉從之充綱防禦使衆始退金人疑康王非親王請以他王一代之欽宗命弟肅王樞往康王張邦昌還遂遣使與割三鎮御筆書宗望得書不俟金幣數足而引還宋又密詔三鎮固守不割宗翰亦還西京留軍圍太原金以宗望爲右副元帥是歲高麗王王楷奉表稱藩以事遼之禮事金太宗賜以保州地今朝鮮平安道安州

九三六節 宋以耶律余覩本遼貴戚當有亡國之慼密遣蠟書使爲內應爲宗望所得又聞耶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致書招之亦爲宗翰所得太宗聞之甚怒復命兩帥分道伐宋宗

望克眞定（府名河北西路治今直隸正定府）長驅抵汴宗翰克太原執張孝純克河東諸郡克洛陽抵汴二帥所向無敵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宋累遣使請和二帥要盡割河東河北地宋相唐恪耿南仲等恃和議不設戰備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金兩將欽宗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京盡令守禦人下城自座城樓上出兵挑戰金人鼓譟而進京兵敗死京曰須自下作法因引餘兵遁去金兵登城城兵披靡大潰欽宗率大臣詣金營奉表請降獻兩河地金人更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欽宗還大括民財不能盈數靖康二年金人再邀欽宗至營命宋有司行根括甚急續逼徽宗出宮后妃太子宗戚男女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無不邀索公私上下俱空二帥令宋百官議立異姓百官希金旨連署推張邦昌金人冊邦昌爲楚帝以二帝以下北還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內禪欽宗僅一年餘而失位太宗召二帝至會寧（府名金之舊土爲京師即按出虎水源之地在吉林省寧古塔城西）封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重昏侯後遷于五國城（又曰五國頭城今吉林省三姓城）以卒

第三章　高宗南渡（附金立劉豫又廢之）

（九三七節）汴京受圍時康王構出在相州（屬河北西路今河南彰德府）欽宗遣使拜王爲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王領兵渡河將入衛聞京城陷移軍東平（府名屬京東西路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進次濟州（屬京東西路今山東濟寧州）及金人去張邦昌恐宋人不服己迎哲宗廢后孟氏入宮聽政以后手書俾康王嗣統宗澤等勸王趨南京（本宋州歸德軍治今河南歸德府治）即位是爲高宗尊孟后爲太后召李綱爲右僕射兼御營使貶竄主和誤國者李邦彥耿南仲等及張邦昌黨與邦昌後伏誅（九三八節）綱整軍政講邊防以宗澤守汴金人憚之而黃潛善汪伯彥復主和高宗怯懦日與潛善等爲避敵之計綱相七十餘日而罷誅上書論事者陳東歐陽徹決策南幸至揚州（淮南東路治今江蘇揚州府）時金宗望已卒宗翰與宗望之弟宗輔宗弼完顏婁

室等分道伐宋連克諸郡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我崇德帝大治三年）宗弼至汴爲宗澤所敗澤招撫羣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疏連數十請車駕還汴潛善等從中沮之澤憂憤成病而沒（九三九節）三年宗翰渡淮將至揚州高宗得報亟出奔鎮江（府名屬兩浙路今屬江蘇）潛善伯彥等方聽僧說法罷會食吏呼曰駕已行矣二相倉皇乃戎服南馳高宗遂如杭州（兩浙路治今浙江首府）罷潛善伯彥御營將苗傅劉正彥作亂逼高宗傳位于皇子專請孟太后聽政呂頤浩張浚韓世忠會兵討亂者高宗復位傅正彥走世忠追獲誅之高宗以浚爲川（謂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大抵今四川）陝（謂永興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六路大抵今陝甘）京（謂京西南北路今河南之大半及湖北北境）湖（謂荊湖南北路大抵今湖廣）宣撫使治兵興元（府名利州路治今陝西漢中府）（九四〇節）宗翰還西京宗輔還燕京宗弼復請於太宗大起燕雲河朔兵伐宋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遵金俗不如式者殺之遂自兩道渡江破江東（又曰江南東路今江蘇江寧府及安徽南境）江西（又曰江南西路今仍曰江西）諸郡高宗奔明州（屬兩浙路今浙江寧波府）乘船避敵四年次于溫州（屬兩浙路今浙江溫州府）宗弼焚臨安（府名即杭州）飽掠北還高宗回駐越州（屬兩浙路今浙江紹興府）兩江復爲宋然四京（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竟皆屬于金婁室攻陝西張浚出兵拒之太宗遣宗輔往督師宗弼自淮上引兵西馳與婁室合浚合五路（熙河秦鳳涇原環慶利州）兵四十萬至富平（縣名屬永興路耀州今陝西西安府屬縣）婁室力戰敗之宋軍皆潰浚退保興州（屬利州路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遣吳玠守鳳翔（府名屬秦鳳路今屬陝西）之和尚原（在寶雞縣西南）（九四一節）宗翰之南下也太宗喻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取京東西（京東東西路及京西北路大抵今山東河南）宗翰建議冊劉豫爲齊帝豫本宋臣知濟南府（屬京東東路今山東首府）以地降金爲京東安撫使節制河外諸軍至是爲金子皇帝以張孝純爲丞相都大名尋徙居汴（九四二節）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我天承元年）宗弼攻吳玠于和尚原玠與弟璘力戰大破之金已得陝西地悉以賜齊宗輔東還使撒离喝守衝要三年（我長承二年）撒离喝克金州（屬利州路今陝西興安府）長驅趨洋（州名屬利州路今漢中府洋縣）漢（古漢中郡即興元府）玠引兵疾馳扼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北）金人擊破之入興

元食盡引還四年宗弼與撒离喝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西南）玠璘擊却之金人還屯鳳翔爲持久計張浚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賴得玠璘保蜀而已以無功召還（九四三節）齊主劉豫遣將攻宋取襄（京西南路治今湖北襄陽府）鄧（屬京西南路今河南南陽府屬州）等州宋使岳飛擊之克復諸郡豫乞師于金太宗命宗輔宗弼從弟撻懶（盈哥子）援之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會金軍南下宋相趙鼎勸高宗親征御舟次平江（府名屬兩浙路今江蘇蘇州府）韓世忠屯揚州大敗金軍于大儀（鎮名在揚州城西今屬江蘇揚州府甘泉縣）宗弼等不得志又聞太宗疾篤引兵還麟猊棄輜重遁五年（金天會十三年我保延元年）高宗還臨安遂定都焉（九四四節）金以諳班勃極烈爲最尊官即儲副也自皇弟杲卒其位久虛宗幹宗翰等以太祖之孫亶嫡統當立定議入奏太宗以義不可奪捨己子宗磐而立亶爲諳班勃極烈宗磐宗幹宗翰並爲國論勃極烈宗翰兼都元帥太宗在位十二年崩亶即位是爲熙宗尊考宗峻爲景宣帝追帝始祖函普以下十君以宗磐宗幹宗翰爲三師並領三省事紹興七年（金熙宗天會十五年）宗翰所善高慶裔以贓誅宗磐素忌宗翰欲因挫之多治其黨宗翰以憂死撻懶爲左副元帥宗弼爲右副元帥（九四五節）宋自徽宗末年羣盜蜂起至南渡後益劇大者數十萬小者數萬人江（江南東西路）淮（淮南東西路）楚（荊湖南北路）粵（廣南東西路）率爲盜藪諸將分討隨剿隨起韓世忠岳飛等剿撫數立奇功洞庭賊楊太最盛飛招降其驍將急攻水寨太窮蹙赴水死湖湘（謂洞庭湖及湘水之濱即今湖南也）平飛又數破齊兵請進取中原高宗不許（九四六節）初劉豫因宗翰得立奉之特厚諸將多憾之豫欲擊宋請援于金宋王宗磐沮之熙宗遣宗弼提兵黎陽（縣名河北西路濬州治今河南衛輝府濬縣）以觀釁豫使麟猊分道入淮西（即淮南西路今安徽江淮之間及河南光州湖北黃州府）敗還金人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及宗翰卒豫又乞師熙宗令撻懶宗弼僞稱南征馳入汴宣詔廢之與家屬徙臨潢齊建國八年而亡

第四章　金宋講和

九四七節宋自二帝北遷中原淪陷舉國怨金人徹骨思有以報之而完顏氏國勢方盛羣臣輯睦士馬精强宋承累世積弱之餘兵氣自餒每與金人遇十戰九敗高宗乏統御之才朝論數動國是不定勇者浪戰以挑强寇懦者假和議以圖偷安是以封疆日蹙敵人益張高宗數募人使金名祈請使稱臣奉表以求緩師且請還二帝金人不許使者多被拘囚王倫嘗奉使問二帝起居時宗翰等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欲使其還二帝歸故地宗翰不答拘于雲中（唐故郡名即西京大同府）其後宗翰有許和意縱倫歸報值宋齊交兵議遂中格

九四八節初秦檜在汴京爭立異姓之議爲金人所執從二帝至燕太宗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素持和議縱檜使還檜見宰執曰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張浚薦之漸用事及聞徽宗及鄭太后崩于五國城高宗復以倫充使奉迎梓宮及生母韋后并乞河南地劉豫既廢撻懶自河南還請以齊舊地與宋熙宗會羣臣議宗幹力言其不可宗磐贊撻懶議遂遣使偕倫如宋時檜已專朝政請使倫再如金定議金以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與倫偕至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高宗聞金使以詔諭爲名心不自安詔羣臣議和好得失直學士院孫開等二十餘人皆極言不可和樞密院編輯胡銓抗疏請斬倫檜及參政孫近羈留虜使責以無禮檜怒謫銓廣州李綱張浚韓世忠岳飛皆自外上疏論諫檜懼生變力排言者謀奪諸將兵權士論藉藉皆咎檜及通古還世忠欲要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紹興八年（金熙宗天眷元年我崇德帝保延四年）也九年王倫受命至汴受地于金

九四九節金宋王宗磐自以太宗長子跋扈甚太祖子陳王宗雋爲左丞相撻懶方持兵柄俱附宗磐撻懶嘗與秦檜善故力成和議宗弼以割地與宋爲非計言于熙宗曰撻懶宗磐主割地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宗磐宗雋撻懶遂謀反相繼伏誅宗弼爲都元帥王倫將赴金都議事

途被執時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議久不決十年熙宗遂變約使宗弼取河南撒离喝取陝西宋劉琦敗宗弼于順昌府名屬京西北路今安徽潁州府岳飛敗之于郾城縣名屬京西北路潁昌府今河南許州屬縣進至朱仙鎮在河南開封府城南兩河豪傑往往應飛秦檜奏急諭飛班師諸將皆還鎮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我永治元年宗弼渡淮入廬州屬淮南西路今安徽廬州府劉琦楊沂中敗之于橐皐鎮名在廬州府巢縣西北高宗復召還諸將遣使乞罷兵宗弼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樞密使張俊素忌飛構成其罪檜逮飛父子下獄殺之飛有怪力能挽弩三石忠義出於天性御軍嚴而有恩善以少摧衆金人所畏者惟飛及聞其死諸將酌酒相賀韓世忠見事不可爲辭官去九五〇節宗弼許和劃淮水爲界唐鄧二州俱屬京西南路入金屬汴京路唐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鄧今南陽府屬州入金陝西以大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和尚原之西爲界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高宗先已稱臣金人不以帝稱之而言康王十二年我近衛帝康治元年熙宗遣使以袞冕圭冊冊康王爲宋帝歸梓宮及韋太后自是信使往來不絕九五一節講和已成秦檜自以爲功惟恐人議己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有一言一句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訐異議之人如趙鼎張浚等貶竄殆盡攬權十有八年高宗仰成而已嘗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于閣必欲殺之鼎已竄死于海南而憾不已下鼎子汾獄使汾自誣與張浚及光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會檜病死始得免

第五章　金亮淫虐附高宗內禪

九五二節金熙宗委政於從父宗幹宗弼雖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裴滿后干政熙宗爲其所制因縱酒自遣屢酗怒殺從臣時宗幹宗弼已卒宗幹子平章政事亮密謀篡位紹興十九年金皇統九年我近衛帝久安五年亮讒殺二皇弟胙王元及查剌帝積怒于后亦殺之亮因作亂弒帝而自立熙宗在位十四年九五三節帝亮殘忍肆虐大忌骨肉

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子孫三十餘人杲子孫百餘人諸內族數十人草薙株連幾無噍類又殺宋遼皇族百三十餘人勳舊大臣亦多誅夷宗室被殺者選其婦女爲妃妾宗婦諸從姊妹滿後宮荒淫穢亂無復人理（九五四節）初金取遼五京襲其舊稱仍居金源（即按出虎水之源）之地名會寧府熙宗升會寧爲上京改遼上京爲北京亮慕中國侈靡之俗以上京僻在一隅遷都于燕大營宮殿務極華麗盡毀上京宮廟削上京北京之號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以中京爲北京汴京爲南京而東京西京如舊（九五五節）亮欲滅宋開一統之業嘗因遣使密隱畫工俾寫臨安湖山以歸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籍諸路兵雖親老丁多亦不許留侍大括民馬令戶自養以俟營汴宮徙居之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我二條帝應保元年）遂渝盟南伐嫡母徒單太后諫亮殺之以威衆兵六十萬由五道進亮自將克淮西諸郡欲由采石（江津名在安徽太平府城西北）濟江爲宋兵所破會聞從弟烏祿已自立于遼陽大懼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必濟過期盡殺諸將遂弒亮舉軍北還亮在位十二年而亡（九五六節）方亮之發汴遼陽一軍亡歸公言於路曰我輩往東京立新天子矣入東京奉留守烏祿卽位烏祿漢名雍許王宗輔之子也是爲世宗追尊宗輔曰睿宗遂入燕追廢亮爲海陵王後又降爲庶人世宗詔散南征之衆遣使諭宋宋報聘書用敵國之禮（九五七節）初宋太祖以國授太宗約兄弟相傳仍及於其子太宗背之而自傳其子孫至徽宗朝獨推濮王胄裔以爲近屬太祖之後皆零落僅同民庶汴京之亡太宗子孫多遭金人之虐徽宗之子九人唯存高宗高宗早喪太子薨後竟無子於是選太祖後得秦王德芳六世孫伯琮鞠於宮中爲皇子遂立爲太子賜名昚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而內禪太子卽位是爲孝宗

第六章　兩國賢主同世

九五八節金亮之開釁也宋兵取唐鄧二州海屬金山東東路見上海今江蘇直隸州泗屬金山東西路今安徽直隸州諸州吳璘自蜀出兵取陝西十三州秦隴洮環慶熙河蘭會商虢陝華孝宗詔璘班師十三州復入金世宗以宋不稱臣命都元帥僕散忠義往南京節制諸軍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駐軍淮陽故郡名卽陳州屬南京路今河南陳州府諭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孝宗以張浚爲樞密使督師江淮志寧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熙宗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浚遣將襲金軍破之既而兵潰金人不追孝宗銳意恢復以是役不利乃議講和浚爲右僕射仍以都督視師數月而罷九五九節先是兩國遣書用君臣之禮金曰下詔宋曰奉表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金使至宋則宋帝起居降坐受詔館伴之屬皆拜金使至金自同陪臣孝宗三遣使議和始爲叔姪之國得稱皇帝改詔表爲國書易歲貢爲歲幣歲幣減銀絹各五萬地界如熙宗之時而餘禮竟不能盡改孝宗屢請改受書儀且還河南陵寢地世宗不許九六〇節世宗賢明仁恕金人號爲小堯舜龍潛時夫人烏林荅氏通於海陵守節而死世宗追冊曰昭德皇后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宮中之飾不用黃金或有興造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誡宗戚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嘗謂從官曰女直舊風最爲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遂禁女直人學南人衣飾命學士以女直字譯經史令京府設學養士又建女直太學九六一節世宗嘗謂太子曰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勤脩道德明信賞罰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太宗又黜李勣以遺高宗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舉賢求言待臣下以誠輯睦宗族以受海陵屠戮之後太祖子孫無幾曲爲保全從弟壽王京宋王宗望之子謀逆當誅猶貸其死宋欽宗卒於海陵末年帝葬以一品禮宋遼宗室死者皆葬之鞏洛鞏河南府屬縣縣西南洛水上宋諸陵在焉廣寧府名屬北京路遼諸陵所在今盛京錦州

府廣寧縣舊陵最用心民治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罷諸關征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刑部斷死罪至歲或十七人在位二十八年民富國强夷蕃賓服金史所載嘉謨懿訓甚詳較貞觀政要更多數倍九六二節西夏高麗自遼亡皆臣附於金夏崇宗乾順卒於熙宗時子仁宗仁孝立國亂其臣任得敬抗禦有功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仁孝不能制分其國與之上表於金爲得敬求封世宗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彼若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許其請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誅之高麗仁宗楷卒子毅宗睍立世宗時武臣作亂廢睍而立第明宗皓以讓國奏告帝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取睍表言父楷遺訓傳位於皓帝乃授封冊其後高麗西京今平安道平壤府留守趙位寵以慈悲嶺在平壤府東南北四十餘城叛附於金帝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皓誅位寵奉貢謝恩太子允恭先卒以允恭子原王璟爲右丞相使習知朝政宋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我後鳥羽帝文治五年崩璟即位是爲章宗追尊允恭曰顯宗九六三節是歲宋孝宗傳位太子在位二十七年孝宗亦南宋賢主宋人稱其英明嘗非無報金之志值北方隆盛之運無釁可乘而止然金人易宋之心寖異前時南北講和各治其國生民由此暫得休息孝宗以遠族入繼大統事高宗孝養備至及高宗崩哀慕尤切欲退終喪制乃內禪太子惇卽位是爲光宗尊孝宗爲壽皇聖帝

第七章　宋韓侂胄擅國

九六四節光宗皇后李氏驕悍與壽皇忤謂壽皇有廢立意光宗惑之不復朝壽皇又有心疾多不視朝在位五年遭壽皇崩不能執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內禪之議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入白太皇太后吳氏侂胄韓琦五世孫而吳后女弟之子也后垂簾引光宗

子嘉王擴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是爲寧宗汝愚薦大儒朱熹召入經筵時侂胄自負有定策功竊弄威柄熹上疏忤侂胄立朝二月而罷侂胄又竄逐汝愚引羣小爲鷹犬搏擊善類無遺籍記汝愚熹等數十人目曰僞學在籍者嚴禁進用侂胄專政十四年以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服御擬于乘輿土木侈於禁苑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諛者至稱爲恩王聖相

九六五節 金章宗初政清明衆賢在朝既而佞臣嬖妾用事紀綱不修北邊爲阻鞵等部所擾連年討伐民困財匱國勢日弱韓侂胄聞之以爲中原可圖聚財募卒命吳璘之孫曦練兵西蜀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太祖元年我土御門帝建永元年）遂叛盟伐金吳曦首叛附于金封爲蜀王賴安丙招義徒誅曦僅得保蜀宋軍北伐皆潰敗而退章宗大發兵連克荊（唐州名即江陵府屬湖北路今湖北荊州府）襄兩淮諸郡江南大震三年（我土御門帝承元元年）侂胄悔其前謀遣使通謝求和金人欲罪首禍之臣侂胄聞之怒復銳意用兵宋人憂懼皇后楊氏密令禮部侍郎史彌遠圖侂胄一日侂胄入朝彌遠使殿前帥夏震以兵邀途擁去殺之詔流竄侂胄黨與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和議復成改叔姪爲伯姪增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犒軍銀三百萬兩函侂胄首獻之以贖淮南侵地彌遠以功累遷遂爲丞相

第八章　金宋之滅

九六六節 金章宗無子疎忌宗室以叔父衛王永濟柔弱愛之欲傳位焉在位十九年與宋和之歲崩永濟嗣位時蒙古興於漠北連侵金邊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棄城遁西北諸州皆降蒙古遼遺族耶律留哥叛附于蒙古取遼東州郡山東又盜賊羣起永濟幾不能支且失將士心嘉定六年（金至寧元年我順德帝建保元年）執中作亂弒永濟迎章宗庶兄昇王珣立之是爲宣宗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執中爲朮虎高琪所殺

九六七節 蒙古分兵破兩河山東諸郡所過無

不殘滅人民屠戮不知其幾百萬金帛子女獸畜皆席卷而去七年（金宣宗眞祐二年）蒙古太祖還自山東屯燕城北宣宗乞和太祖欲得其公主宣宗以永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太祖許和而歸宣宗以兵弱財匱不能守中都遷都於汴留平章完顏承暉奉太子守忠守中都太祖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疑我而不釋憾也遣兵圍燕守忠走汴尋卒八年燕城陷承暉自殺蒙古別軍自河東渡河經京兆趨汝州距汴二里而還自是金地勢日蹙西夏叛之山東羣盜益盛金人北保眞定東阻河西阻潼關（今陝西潼關廳所在）而已欲窺宋淮漢川蜀以自廣宋人自金有外難不輸歲幣宣宗屢督責之不從於是分道南侵宋邊帥趙方等飾兵禦之互有勝敗山東大盜李全率衆降宋號忠義軍宣宗在位十年崩太子守緒立是爲哀宗（九六八節）宋寧宗無子遵高宗故事養太祖十世孫貴和爲皇子賜名竑竑慧而輕疾史彌遠專政嘗書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彌遠聞而惡之日媒蘖其失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我後堀河帝元仁元年）寧宗崩在位三十年彌遠矯詔迎沂靖惠王（寧宗從弟）嗣子昀立之昀亦太祖十世孫也是爲理宗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屬浙西路今浙江湖州府）州人作亂欲擁立竑竑討平之彌遠遣人逼竑縊之李全叛於淮安（軍名即楚州屬淮東路今江蘇淮安府）南向圍揚州幾陷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我寬喜三年）趙范趙葵兄弟（趙方之子）大敗之全走死遂收復淮安（九六九節）蒙古太宗與太弟拖雷入陝西攻取鳳翔遣使假道於宋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宋人殺之拖雷進入宋境屠洋州取興元太宗東破河中（府名屬京兆路今山西蒲州府）五年（金天興元年我貞元元年）由白坡（鎮名在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渡河次鄭州（屬南京路今河南開封府屬州）使其將速不臺圍汴拖雷自金州東馳破金軍於禹山（在河南南陽府鄧州西南）又破之於三峯（山名在開封府禹州西南）進克鈞州（屬南京路今禹州）潼藍（二關名潼關見上藍田關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東南）之戍皆潰哀宗遣姪曹王訛可爲質以請和速不臺退軍河洛之間太宗北還既而金人殺蒙古行人和議遂絕蒙古遣王檝如

宋議夾攻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彌遠之姪）以聞宋人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理宗不從詔嵩之遣使報謝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九七〇節 汴京糧盡援絶哀宗出奔河北速不臺復圍汴六年（我四條帝天福元年）哀宗走歸德（府名本宋應天府金改之屬南京路今屬河南）尋走蔡州（屬南京路今河南汝寧府）金將崔立作亂以汴城降蒙古執后妃諸王宗室男女五百餘人送軍前速不臺殺梁王從恪（衛紹王之子）等以后妃等北還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哀宗遣使乞糧於宋諭之曰宋人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使至宋人不許蒙古兵圍蔡州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九七一節 是歲史彌遠以疾求解政詔褒勤勞封會稽郡王越八日而卒彌遠爲相二十六年初欲反韓侂胄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理宗德其立己惟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理宗始親政勵精求治丞相鄭清之亦慨然以國家爲己任任賢使能擢用眞德秀魏了翁等然蒙古已跨中原勢烈於遼金之初宋人謀與之並立固既屬難事清之等乃遽欲斥攘之安可望其成功哉

九七二節 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我文曆元年）金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孟珙與蒙古兵入蔡州城哀宗自經死承麟爲亂兵所殺金凡九帝（太祖太宗熙宗廢帝亮世宗章宗廢帝永濟宣宗哀宗）百二十年而亡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時范爲兩淮制置使乃命移司黃州（屬淮西路今湖北黃州府）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開釁致兵必自此始范不從知樞密院事喬行簡上疏諫輕舉史嵩之亦言荊襄方饑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理宗皆不聽趙葵全子才率淮西兵趨汴汴人以城降葵

遣將取洛陽、蒙古戍者無幾、姑避去、宋軍入洛、明日食竭、聞蒙古且大至、皆潰而歸、蒙古遣王檝責宋敗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九七三節）理宗無子、養弟榮王與芮之子禥、立爲太子、在位四十年崩、太子立、是爲度宗、度宗時、蒙古建國號曰元、度宗在位十年崩、皇子㬎立、元世祖命左丞相伯顏帥諸軍伐宋、進入臨安、宋人以帝㬎降、在位二年、㬎兄益王昰逃至福州（福建路治今福建福州府）爲衆所立、是爲端宗、元軍追之、端宗航海西走、在位三年、崩于碉洲（島名在廣東廣州府新會縣南）明年、宋帝昺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我後宇多帝弘安二年、元將張宏範襲之、宋兵敗潰、帝昺崩于海、宋凡十八帝、（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帝㬎端宗帝昺）三百二十年而亡、（九七四節）宋自開國以來、常以契丹爲至憂、徽宗幸契丹之衰、助金滅之、而不慮金之可憂更大於契丹、及已與金接壤、始悔招强敵、自開爭釁、以速禍變、其後稱臣稱姪、受屈辱殆百年、宋之君臣、唯念世讎之必報、而不暇慮後事、且若蒙古之實力、則南人所未詳悉、於是理宗助蒙古滅金、取快一時、既而輕舉敗盟、挑怒强隣、正與徽宗之失計、歸於一轍、欲以保邦圖全、難矣、雖然、藝祖本以忠厚建國、重以仁宗恭儉愛民、自餘諸帝、亦莫有嗜殺人者、至后妃之賢、尤漢唐諸朝之所不及也、是以國勢雖衰、民謳歌趙氏、不忍捨忠臣義士殉國難者甚衆、及蒙古代金、則廢興之數已定、猶能以至弱抗至强、支持宗社者四十餘年、不似遼金忽焉而亡、此乃賴祖宗仁厚之餘澤也、

第五篇　學藝

第一章　北宋儒學

九七五節孔門之學主道德始於修己終於治人而文學唯居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一學者未專以讀書爲儒業也秦漢以後距聖已遠諸儒依遺文求道世相師承五經既各有專門一經又分爲數家儒道遂爲章句訓詁之學矣申培毛亨伏勝之徒傳授舊經賈馬鄭王訓解古言後人得因以窺先哲之遺意其功誠偉然此皆經師而已以爲道師則未也自秦漢至宋初千二百餘年舉其能論道者僅得四人漢有董仲舒楊雄隋有王通唐有韓愈董醇而拘楊深而僻王博而迂韓正而粗皆不能及宋儒之大且高也（九七六節）魏晉以來道釋之教流布已久至唐禪學又盛行其說高遠超出塵俗之外學士文人往往信而好之顧蔑儒者日用彝倫之談以爲淺近韓愈憤之極力排之然愈之言類怒罵未嘗打破彼宗旨且其於道造詣未深故文章雖雄不足以大振起儒風宋儒蓋有察於此因先哲之微言鑿而深之高談性命詳析理氣以敵佛家奧妙之說於是儒學始爲窮理之學漢儒訓詁之習一變雖有異於孔孟切實之言而至其精博深遠包括天人則多古人所未論到（九七七節）

宋代儒學之盛始於仁宗時胡瑗周敦頤實爲先河胡瑗泰州（屬淮南路今江蘇揚州府屬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許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同學攻苦食淡一坐十年不歸後以經術教吳中范仲淹聘爲蘇州（屬兩浙路今江蘇蘇州府）教授令諸子從學滕宗諒知湖州亦聘爲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時方尚詩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慶曆中仁宗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後被召爲國子監直講學者爭歸之至黌舍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程頤作大奇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頤之言曰凡從

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九七節）周敦頤、道州（屬荊湖南路、今湖南永州府屬州）濂溪（在道州城西、）人、以舅任爲分寧（江南西路隆興府屬縣、今江西南昌府寧州）主簿、決疑獄有聲、調南安（軍名、屬江南東路、今江西南康府）司理、持法不阿、歷任縣令州佐、所至有治績。熙寧中、遷知南康軍（屬江南西路、今江西南康府）而卒。敦頤博學力行、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掾南安時、通判程珦知其深於道、使二子顥頤師之。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嘗著通書及太極圖說、以探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九七節）邵雍、共城（縣名、屬河北路衛州、今河南衛輝府屬縣）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始爲學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於齊魯宋鄭、久之翻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後遷河南（府名、卽西京、）富弼司馬光諸賢敬之、恒相從遊。仁神兩朝詔求逸士、雍皆中選、稱疾不就官、安貧樂道、未嘗皺眉。自號安樂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羣居燕笑、不爲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士之道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著書曰皇極經世、晚喜作詩、有擊壤集。（九八節）○周邵之學本出於道家、五代時有道士陳摶隱于華山、聰悟博覽、道業甚高、得太極及先天圖、以授种放、放授之穆脩、脩以太極圖授淳頤、以先天圖授李之才、之才授之雍、敦頤由是演無極太極之說、雍之消長、雍精象數、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然二程張載皆重其德而不貴其術、故其傳不廣。至太極說、則朱熹特爲之注解、極其推崇、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陸九淵不以爲然、朱陸之同異、由是而起。（九八節）張載、鄠縣（屬陝西鳳翔府、今同、）橫渠（鎮名、在鄠縣東、）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謁范仲淹、仲淹警之、因勸讀中庸、載猶以爲未足、搜究釋老之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爲州掾縣令、以敦本善俗爲務、熙寧中、以呂光著薦、召爲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直規之、不合、移疾屏

居南山（在陝西西安府城南）下、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著正蒙西銘及易說、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呂大防復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道卒。（九八二節）程顥程頤兄弟、河南人、初同學於周敦頤、後頤遊太學、師事胡瑗、顥第進士、調鄠（縣名、屬陝西路西安府）上元（縣名、與江寧縣共爲江南東路江寧府治）今隸江蘇爲兩江總督治）主簿、爲晉城（縣名、河東路澤州治、今山西澤州府治）令、皆有異政、敦教化爲民所懷、以呂光著薦、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敬之、數咨治道、顥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王安石更法令、顥指其不便、而每從容平議、安石亦愧屈、尋乞罷改州縣官、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赴而卒、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于面背、門人交從之歲久、未嘗見忽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其爲學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竟歸宿於孔孟、所著有定性書、學者咸傳誦之、文彥博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九八三節）頤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元祐初、司馬光呂光著疏薦頤力學好古、眞儒者之高蹈、召入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既因與蘇軾不相能、又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廷議多難之、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紹聖中、罹黨禍、竄涪州（屬夔州路、今四川重慶府屬州）後得還洛、復宣義郎、致仕、卒于家、世稱伊川先生。頤誨人不倦、學者多出其門、其學本於誠、以四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著易春秋傳孟子解、張載謂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顥嘗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蓋顥之和、頤之嚴、風指自不同也。（九八四節）當邵張二程講學之時、諸儒崛起者甚衆、如司馬光呂光著王安石范鎭韓維呂大防、雖不專以儒著、皆深於經術、劉安世尚氣節、游學尤盛、謝良佐楊時游酢呂大臨（大防弟）號程門四先生、謝楊頗夾雜禪旨、故其徒多陷於異學、尹焞在程門爲晚出、而守師說最醇、

胡安國與謝游楊三子交以講程學尤深於春秋至高宗時作春秋傳上之

第二章　南宋儒學

九八五節 南渡諸儒以楊時爲魁尹焞胡安國亞之時南劒州名屬福建路今福建延平府人倡道東南閩人宗程學由時之傳安國二子寅宏皆學於時有重名宏作知言呂祖謙以爲過于正蒙宏高弟張栻魏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之旨告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學行政事名顯於孝宗朝所著有易論語孟子說等

九八六節 宋人世傳家學者呂氏爲最初呂蒙正事太宗爲時名相其姪哲宗德望勳猷亞司馬光世家之易簡三相仁宗易簡子光著相哲宗盛古今所稀而光著不以門閥自高益能守正不撓其子希哲初學於焦千之歐陽修門人又學於胡瑗孫復邵雍王安石後從程顥遊以儒行著故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希哲孫本中亦從劉安世游酢楊時尹焞等博學以畜其德其不名一師蓋家風也然光著家學未醇希哲本中皆參禪悅本中從孫祖謙師林之奇汪應辰共本中門人汪又師胡安國及楊門張九成胡憲安國族子學易于程門譙定講索益精純以張程爲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事孝宗爲太學博士國史編輯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書說左氏說閫範等祖謙與朱熹張栻爲講友其學亦相伯仲然栻祖謙皆早死故其傳不甚廣熹獨老而益勉竟爲道學大宗

九八七節 朱熹婺源縣名屬江東路徽州今屬安徽徽州府人少有求道之志受父遺命適崇安福建路建寧府屬縣今同從胡憲劉勉之譙定劉安世楊時門人劉子翬所師不詳稟學第進士主同安福建路平海軍屬縣今屬福建泉州府簿罷歸聞延平津名在福建延平府城西李侗受業楊時門人羅從彥隱居樂道徒步往從之卒得其傳孝宗求言熹上封事陳修攘之大計其後屢起旋罷大抵持正不合其知南康軍值歲歉講求荒政多所全活丞相王淮薦提舉浙東路名今浙江錢塘江以南常平茶鹽所部肅然既而淮怨其切直陰導言者排擊道學及淮罷入對或要於

路曰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侃侃如初寧宗立召爲侍講以上疏忤韓侂胄罷尋遭誣劾落職罷祠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卒年七十二著述甚富如易本義詩集傳四書集註小學近思錄家禮通鑑綱目其最著者其學大要格物以致其知反躬以養其性而以居敬爲主蓋本於周張二程之說而發明光大之周出於濂溪二程居洛張居關中而熹學於閩故世稱濂洛關閩云

九八節　陸九淵金谿江西路撫州屬縣今屬撫州府人小時舉止異凡兒謂伊川之言與孔孟不類登乾道進士歷國子正慨然陳恢復大畧除將作監丞不果罷祠還鄉學者輻輳或勸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初差知荊門軍屬荊湖北路今湖北直隸州有異政郡以爲神時相周必大稱爲躬行之效初九淵與兄九齡講貫理學務窮本原以頓悟爲宗稍近於禪人號江西二陸其學無所師承然程門如謝良佐王蘋已發其萌芽二陸因遂成一派矣呂祖謙嘗約二陸會朱熹于鵝湖山名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論辨多牴牾蓋熹之教人以窮理爲始事謂此理已明則可以誠意正心二陸欲先發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應萬物之變後九淵訪熹于南康熹俱至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老峯下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深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熹弟子甚盛蔡元定蔡沈元定子黃幹輔廣陳淳輩皆能傳其道眞德秀受業朱門詹體仁魏了翁私淑朱張之學並著於理宗朝九淵門人稍遜於朱楊簡袁燮最知名九八節宋室南渡學統與之俱遷金據中原百年文士不之而無有一名儒垂晚有趙秉文本學佛而襲以儒若李純甫雄文名世而溺於佛老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掊擊司馬邵張程朱之徒皆不免焉及蒙古興程朱之道始入河北宋既滅矣而宋學益熾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漑

者宏也、諸儒傳授圖、見卷末附錄。

第三章　學制科舉及黨禁

九九〇節　唐末之亂、文學廢墜極焉、唯印書之術、則施於唐、而擴於五代、鈔錄省功、卷軸變爲書冊、馮道相後唐、奏令國子監校正九經詩書易三禮春秋三傳、雕印賣之、由是經籍傳布漸廣、文學普洽之端、實啓於斯矣、然運屬否塞、干戈無已、文明之利器、亦莫能效其力也、九九一節　周世宗以史館乏書、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宋太祖數臨國子監、詔修飾學舍、塑繪聖哲羣賢像、自爲先聖亞聖贊、命文臣分撰、餘贊自是臣庶始貫儒學、太宗好學、詔中外購募亡書、立崇文院、貯書八萬卷、又命有司摹印史記兩漢書、是後書籍刋鏤者益多、眞宗幸曲阜、（京東路兗州屬縣、今屬山東兗州府）謁孔子廟、追謚曰玄聖文宣王、封七十二弟子二十一先儒爲公侯伯、然所崇在道教、天書封祀、制作紛紛、奬學之政、殆屬空文、仁宗廣太學、置生員二百、召名儒胡瑗爲講師、且詔諸州皆立學校、於是儒風大興、文教之盛、遂出於漢唐之上矣、九九二節　唐朝取士、專由科舉、五代雖亂、離貢舉不廢、有進士科、有明經諸科、周世宗又置制舉三科、（賢良方正科、經學優深科、詳閑吏理科）令朝野之士並得應舉、試以策論、宋亦沿之、有制舉常貢之別、制舉不常、或行或罷、眞宗增科爲六、（賢良方正博通墳典達識兼茂詳明吏理識洞韜畧材任邊寄）未幾廢之、仁宗復六科、以待京朝官、別增三科、（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以待布衣、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皆先試祕閣、中格然後帝親策之、九九三節　其常貢、則諸州每秋發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凡進士試詩賦論及帖經墨義、諸科、（九經五經通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一經等）專試帖經墨義、開寶中、有進士訴知舉官用情取捨、太祖乃擇下第并中選者、親御講武殿別試、自是殿試遂爲永制、雖非制科、亦得對御試、太宗以來、貢舉每間一二年行之、舉人集京者、率逾一萬、賜第甚廣、歲或至千餘人、恩禮優厚、皆直授官秩、年老屢舉者、雖試文不中格、亦免黜落、而進士得人

最盛英俊名賢多由是而出其高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或至
公輔仁宗切於求士慶曆中命范仲淹等更張貢舉先策論而後
詩賦欲使文士留心於治亂也罷帖墨而問大義欲使執經者不
專於記誦也然人情沿習已久不喜變更明年仲淹等去朝此制
遂不行 九九四節 神宗篤意儒學憫舉人奔競之弊詔議矯正之王安
石言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
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也於是罷詩賦及帖墨專以經
義論策試士帝又以學者多不通法律立明法科令進士選人任
子悉試律義時制舉人呂陶孔文仲對策切直忤安石後呂惠卿
奏罷制科 九九五節 安石欲取士本於學增修太學生徒釐爲三舍始
入爲外舍生定額七百人後增爲二千內舍三百人上舍百人月
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元豐頒學令上舍試分三等上等不須
殿試而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安石與其子雱呂惠
卿訓釋詩書周禮詔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主司純用以取士
先儒傳注一切廢棄又罷春秋不列學官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
作字說以進多穿鑿附會糅雜佛老 九九六節 元祐除新法立十科 師表獻納
將帥監司講讀顧問著述聽訟治財能讞舉士法令待從以上每歲保舉三人復制科置春秋
博士禁科舉引用字說及佛老之書解經參用諸儒說毋得專取
王氏又復詩賦與經義兼行立爲兩科罷明法科時程頤看詳學
制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試使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
爲課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道德之士設待實吏師齋立觀
光法若是者數十條皆不果行 九九七節 紹述之論起罷十科舉士法
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除字說之禁罷制舉設宏詞科復廢春
秋科置律學博士國子監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
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 九九八節 崇寧再倡
紹述作辟雍于京城南以處外舍生而太學專處上舍內舍增上

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令州縣皆興學推行三舍法、自縣選考升諸州、自州貢入辟雍、州發解及省試並罷、歲差知舉試太學上舍、意若尊經重學、而其實驅學者專宗王氏、後又以八行孝友睦婣任恤忠和舉士、不試而補三舍、其弊滋出、罪狀元祐諸賢謂之姦黨、禁其學術、毀沮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以程頤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詔河南府悉逐學徒、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以安石配享文宣王、位次孟子、其後王雱亦從祀焉、宣和中、罷州縣三舍法、復行科舉、再禁元祐學術、舉人傳習者、以違制論、閩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毀其版、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九九節靖康難起、始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復置春秋博士、禁用王氏字說、國子祭酒楊時請毀安石配享之像、詔罷其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忽聞楊時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時力請致仕、一〇〇〇節高宗中興、科舉兼用經義詩賦、復賢良方正科、復十科舉士法、是時王學與程學並行於朝野、而程門楊時尹焞等、爲世所重、陳公輔不喜專門之學、上疏論安石學術壞人心、高宗然之、公輔又力詆程學、乞禁止之、時方召尹焞胡安國、安國疏請哀邵張二程遺書、羽翼六經、以遏邪說、公輔等論安國學術頗僻沮之、焞以師二程頤之久辭經筵、一〇〇一節和議始定、詔諸州脩學宮、又建太學養士七百人、重修三舍舊法、別立宗學以教諸宗子、蓋秦檜以之文太平、而惡士論不服己、力擯正人言官何若指張程遺書爲專門曲學、請加禁絕、檜從之、自是程學爲世大禁者十餘年、及檜死始解、一〇〇二節孝宗喜蘇軾之文、刻其集賜序、策進士、多自陞黜、於是蘇氏文學大重於世、科場奉爲程式、淳熙中、謝廓然請毋以程王之說取士、趙彥中又疏排洛學、孝宗納其言、後鄭丙陳賈承時相王淮之意、痛陳道學之弊、請擯斥其人、蓋指朱熹也、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

世、淮罷周必大欽用熹、林栗劾熹以爲亂人之首、光宗時、劉光祖請禁讖道學者、進士王介策亦極讚道學、由是謗讖少沮、一〇〇三節寧宗慶元初、我後鳥羽帝建久六年、韓侂胄用事、羣邪輔之、疏道學姓名、以次斥逐、京鏜何澹等、以爲道學名美、更目爲僞學、詔榜於朝堂、二年、葉翥劉德秀知貢舉、文稍涉性理者、悉皆黜落、奏毀近世語錄之類、胡紘論僞學之禍、請錮其黨、自是學禁愈急、紘又教人誣論熹、十罪、褫其職、三年、置僞學之籍、號爲逆黨、著籍者五十九人、六年、我土御門帝正治二年、熹卒、言官以僞徒會送僞師之葬、乞令守臣嚴行約束、嘉泰中、我土御門帝建久中、侂胄稍悔前事、學禁始弛、一〇〇四節侂胄已誅、寧宗賜熹謚文公、以語孟集註列於學官、理宗深崇理學、以周張二程、與熹並從祀孔廟、先是從祀有安石父子、淳熙始罷王雱、至是安石亦黜、度宗爲太子、奏增祀張栻呂祖謙、既即位、又增邵雍司馬光、進曾參孔伋配享、與顏孟爲四配、詳見卷末歷代文廟從配表一〇〇五節宋世朋黨之論起於景祐間、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元祐賢者滿朝、亦有洛蜀自分黨相攻、自紹聖以來、權奸屢當國、黨禁迭出、而道學唯行於草澤、未能有大施於朝政、及理宗表章程朱、則宋祚既傾矣、然元明相承、以至于清、雖文教時有隆替、洛閩之說、常爲儒學之正嫡、貢舉學校、皆由是取士、蓋賢哲之言、詘於當時、而信於後代者、自孔孟皆然也、

第四章　詩文

一〇〇六節宋承五季之弊、文章卑弱不振、太宗時、柳開王禹稱始爲古文、開力滌排偶、轉成艱澀、禹稱之文簡雅務實、去浮靡之習、而世未知崇尚、眞宗時、楊億劉筠等、名聲藉於翰苑、文雖屬駢體、典雅贍麗、尚有燕許遺軌、然至爲詩、專宗李商隱、精緻華巧、而氣骨不存、號爲西崑體、後進競摸倣之、其後士子益尚險怪奇澀之文、各出新意、相勝爲奇、仁宗患其弊、屢下詔書戒勅、而士習不改、一〇〇七節是時

東平（府名、屬京東路、今山東泰安府屬州）穆修表章韓柳、尹洙從之、相共振起古文、又有蘇舜欽梅堯臣等、矯正詩風、盧陵（縣名、江南西路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府治）歐陽修少工偶儷之文、擅名科場、及於河南見洙、乃出所嘗獲韓文遺稿學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一代、修蓋得法於洙、然洙之文簡直謹嚴、與修之渾厚豐腴而多曲折抑揚、結體迥異、則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修又與堯臣等銳意作詩、力排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時稱歐梅蘇韓、俞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世以爲確評、（一〇〇八節）嘉祐中、修知貢舉、痛抑時文、凡爲當世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俟修晨朝聚譟於馬首、邏卒不能禁、是科得士八百餘人、大儒如程顥張載、文才如蘇軾蘇轍曾鞏、俱在其中、自是場屋之習一變、雕章繪句始熄、而宋之文章、炳然復古、（一〇〇九節）曾鞏、南豐（縣名、屬江南西路建昌軍、今屬江西建昌府）人、師事修、能傳其學文章温雅、近於劉向、而乏精彩、少與臨川（縣名、江南西路撫州治、今江西撫州府治）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道之於修、修以薦於朝、及安石得志、鞏不與之合、屢規諷之、亦莫能回焉、安石明經、兼工詩文、然如其經術、則用以壞人國家、無足稱者、唯其文奇峭可喜、處自不可廢也、（一〇一節）蘇洵、眉山（縣名、成都路眉州治、今四川眉州）人、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三應科舉、皆不中、歸焚所爲文數百篇、勤學五六年、文氣大進、至和中、攜二子軾轍至京師、修見其文而愛之、以爲賈誼不過也、薦除校書郎、編禮書、書方成而卒、其文峭勁雄偉、多權數機變之言、蓋自國策韓非子得之、軾轍皆能文、得於天成、舉進士、俱在高第、世謂之大小蘇、（一〇二節）軾平生篤孝友、輕財好施、勇於爲義、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數爲小人忌害、不得久居朝、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語、皆可書而誦、位益黜而名益高、才落筆、四方已皆傳誦、轍性安詳高潔、文如其爲人、而秀傑之氣、殆與兄相迫、進退出處無

異於兄二人所交皆一世英豪門下客如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
耒元祐中嘗同入閣世號四學士又加陳師道李廌稱蘇門六子
晁張長於文黃陳長於詩而黃詩尤高奇世以配大蘇謂之蘇黃
一〇一二節後世論宋詞藝於文推歐陽三蘇曾王於詩推歐梅蘇黃歐
與大蘇則在兩科均稱大家二氏之門實爲一代文學之總滙蓋
自韓愈以來未之有也是時文運極盛學者皆善詞章賢相如范
仲淹司馬光經學如孫復李覯劉敞劉攽皆有名文膾炙人口者
一〇一三節崇觀間尚王氏經學風雅殆廢又洛學諸儒作語錄多用俗
語延及於高文典策不免鄙俚拙陋由是南渡文章與國運俱衰
然仍有李綱之雅健胡詮之嚴正詮爭和議一疏發於忠憤剴切
動人古今彈劾之文莫出其右乾道淳熙蘇文盛行舉子翕然倣
之號乾淳體雖不及元祐之盛出文士頗多如王十朋葉適陳亮
皆筆力縱橫朱熹呂祖謙道學大家不專事詞章而其文平正明
暢無語錄粗鄙之態詩人則有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稱南宋
四家及宋之亡文天祥謝枋得並以節義顯而文辭偉麗亦足爲
一代掉尾一〇一四節金起於夷狄文藝非其所長然太祖以來留心於
漢文宗室諸王頗與文事相親是以朝野習尚文物之盛遙勝遼
代其能文之士則有王寂趙秉文李純甫元好問等皆生長中土
詩文不染宋季冗沓猥瑣之習故格力遒勁近於北宋好問才雄
而學贍金元兩代談藝者奉爲大宗

第六篇　制度

第一章　宋官制

一〇一五節 唐自中葉以後、專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雖三省長官、尚書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不加平章、則非宰相、武臣以節度使兼平章或兼侍中中書令、皆稱使相、有相名而無相職五代重武夫帶使相者益多、宋太祖收藩鎮威柄、節度使皆失職任、仍存其官、以待勳賢故老、宰相久次罷政者、亦繫此銜、以寵之、謂之使相、與唐之使相事體微異、唐則寵將以相之名、而宋則寵相以將之名也、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不常置、爲親王宰相使相加官、唐宰相無貳、太祖慮相臣之專、置參知政事、以副之、參預庶務、謂之參政、一〇一六節 唐代宗置樞密使、以內侍爲之、掌表奏宣傳之事、如漢中書謁者之職、其後權任漸重、與神策中尉專擅朝政、後梁革宦官之弊、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始用士人爲使、參謀議於中、後唐以來、復爲樞密、常以腹心大臣領之、權重於宰相、宋以樞密院專掌兵事、猶秦之太尉、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其長官或稱使、或稱知院事、置使則副使爲之貳、置知院則同知院爲之貳、一〇一七節 唐季五代官職繁冗、名器紊亂、宋承其弊、百官無定員、三省寺監無專職、互以他官主判、六部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凡仕者有官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差遣以定其職事、如以中書舍人判吏部事、吏部郎中知審刑院、大理寺丞知某州、舍人郎丞爲官、而判知之職則差遣也、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高卑爲輕重、一〇一八節 眞仁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置局中書、詳定官制、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惡兵柄歸有司、不從、元豐五年、

我白河帝永保二年官制成倣唐六典分三省之職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時王珪蔡確並相確言於帝曰三省長官（尚書令侍中中書令）位高不須設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然之以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確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於是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雖爲首相拱手而已別置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與知樞密院同知院皆爲執政官釐正樞密之職事細務分隸六部專以軍機邊防爲職事干體要則與三省合奏元祐初（我白河帝應德三年）司馬光上言三省分職徒啓爭論事致留滯呂光著又請令三省長貳集議政事堂同進呈取旨從之（一〇一九節）蔡京當國率意自用政和二年（我鳥羽帝天永三年）詔更官名以三師古三公之官合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本周卿太尉秦主兵之任並非三公宜罷又依周制置三少（少師少傅少保）爲次相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罷勳官以太尉冠武階涼以太師總治三省事是時羣小滿朝員冗名紊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是大壞及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計也靖康復改宰臣依舊爲僕射建炎三年（我崇德帝大治四年）兩僕射並加同平章事改兩省侍郎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乾道八年（我高倉帝承安二年）僕射依漢制改爲左右丞相除去三省長官僕射舊爲從一品以丞相爲百僚師長陞爲正一品（一〇二〇節）平章之官有加軍國字者呂易簡呂光著同平章軍國重事皆班宰相上所以處碩德老臣也寧宗時韓侂胄專政以太師平章軍國事說者謂省同字則所任者專省重字則所預者廣度宗時賈似道專政亦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丞相既爲極貴之官而平章又踞其上蓋韓賈攬權已久畀宰相而不屑爲而欲加於相以自比於文呂也（一〇二一節）唐玄宗設翰林院以居技能之士既而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置

翰林學士掌制詔書命多以他官兼之其後選用漸重至號爲內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宋以知制誥掌外制翰林學士掌內制謂之兩制侍講侍讀之官亦玄宗置之隸集賢殿宋移隸翰林資淺者爲崇政殿說書元豐罷知制誥以其職還中書舍人而翰林之職仍舊講讀去翰林之名與說書自爲經筵之官宋朝重文士待遇甚優而翰苑經筵最爲清要一〇二二節修史之職歷代多屬祕書唐太宗始移史館於門下令宰相監修玄宗復移之中書又門下有弘文館太宗所建中書有集賢殿書院玄宗所置皆貯圖籍多大臣兼領宋改弘文爲昭文與史館集賢院謂之三館皆寓崇文院無所隸上相充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次相充集賢院大學士或置三相則分領三館三館及祕閣號爲儲才之地置修撰直館校理等職高者備顧問其次任纂修典校讎均謂之館職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爲名流其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又有殿學士觀文殿資政殿保和殿各置大學士學士端明殿置學士以寵宰執之去位者眞宗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製文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掌之自後諸帝御集皆倣此例仁宗建天章閣藏眞宗御集英宗建寶文閣藏仁宗御集神宗以英宗御書亦附寶文哲宗建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徽宗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高宗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孝宗建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寧宗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又建寶謨閣藏光宗御集理宗建寶章閣藏寧宗御集度宗建顯謨閣藏理宗御集元豐以崇文院爲祕書省罷三館之職自是諸閣學士待制爲朝臣補外加恩之官直龍圖閣直祕閣爲藩閫監司之貼職皆不試而除政和增貼職置修撰三等集英殿右文殿祕閣直閣六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祕閣於是帶職者甚衆濫及俗吏童騃其名始輕其後設閣益多職亦隨增而學士待制直閣之官不可勝計矣

第二章　遼金官制

一〇二三節遼本陋夷官制簡朴于越極崇無職掌坐而論議非有大功德者不授太祖以遙輦氏于越受禪終遼之世居其位者不過數人其次曰宰相太祖以皇后兄爲北府宰相以皇弟爲南府宰相其

後兩府各置左右宰相、皇族四帳、世預南府之選、國舅五帳、世預北府之選、夷离堇掌部族軍民之政、太祖在遙輦之世、嘗爲此官、太宗改夷离堇爲北南院大王、分管北南部族、夷离畢掌刑獄、林牙掌文翰、敵烈麻都掌禮儀、皆總於兩府宰相、一〇二四節又有御帳官、貴戚爲侍衛、北南部族爲護衛、武臣爲宿衛、親軍爲禁衛、俱掌防衛御帳、有皇族帳官、皇族之疏遠者隸于北南二王、近屬四帳、以大內惕隱及四常袞治之、而大惕隱總諸皇族之政教、太祖尊遙輦九帳、居皇族之上、又重國舅、以耦皇族、皆置常袞治之、一〇二五節初契丹爲唐屬國、習聞河北藩鎮受唐官爵、乃置太師太保司徒司空、施於部族、遼興因之、北南院及御帳諸帳僚屬多有師保等官、其名益輕、與唐公師冢異、太宗得燕代十六州、始倣唐制、設公師省臺寺監之官、謂之南面、以治漢地租賦軍民之事、號契丹官爲北面、依舊掌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北各因俗而治、及入汴復設樞密之職、北面有北南院樞密使、北院掌兵機武詮羣牧之政、南院掌文詮部族丁賦之政、南面置漢人樞密使、掌漢人兵馬之政、南中葉彌文、有給練有郎官、有諸衛有東宮官、翰林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國史有院、起居有注、京府方州兵刑財賦之官、亦皆用漢名、於是南面之官、殆遍於國內矣、一〇二六節金初設官最簡、官長皆名勃極烈、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熙宗居儲位、號諳版勃極烈、諳版者尊大之稱也、其次國論勃極烈、有忽魯及左右之別、皆國相也、其下有諸勃極烈、概以宗室任之、部族之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一〇二七節太宗兼制中國、始置樞密院、尚書省、熙宗改定官制、廢女直舊官、置尚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並爲宰相、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貳之、而三師領三省事者爲元輔、侍中中書令、雖有其官、常以左右丞相兼之、至正隆初、廢帝亮八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我後白河帝保元元年、遂罷兩省、以尚書令代領三省事之職、尚書六部之外、有院樞密宣徽、翰林諫院臺

御史寺太常大理監秘書國子太府少府都水府大宗正司殿前都點檢司武衛軍司衛尉司之官大率循遼宋之舊而加精整官有常職員莫甚繁世宗時文武官不滿二萬女直什四漢人什六章宗末年乃增至四萬七千餘員而冗官之弊與宋不異也

第三章 宋濫費暴斂

一〇二八節宋朝待士甚優俸祿之制較前代爲厚文武階官月給料錢春冬給綾絹及綿在京職事官別有職錢如大夫爲郎官者既請大夫俸又給郎官職錢公孤宰執及諸武官俸錢之外有祿粟有隨身衣糧及餐錢京朝官及諸司使副等有傔人餐錢其官於外者公用錢有職田選人使臣無職田者有茶湯錢一〇二九節祿秩之外又時有賜與以施恩澤酬功勞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百餘萬錢諫官司馬光率同列上疏乞罷之不許宋制三歲一親郊每次賞賚數百千萬轉運使於常賦外進羨餘以助其費無名科斂由是而起神宗時光又請聽百官辭南郊賞賚亦不許一〇三〇節又有祠祿之制以佚老優賢初眞宗建玉清昭應宮以宰相王旦充使後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領宮使給宰相半俸又有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皆以宰執充使庶僚充判官都監等初設時員猶少後以優禮大臣之老而罷職者日漸增多熙寧中王安石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著令宮觀毋限員數又詔諸州宮觀五嶽廟並置管勾提舉等官以此食祿仍聽從便居住自是朝官請罷者及責降者率皆奉祠一〇三一節恩蔭之制歷代皆有之而至宋濫甚文臣中散大夫以上得蔭小功以上親保和殿大學士以上蔭至異姓親公孤宰相儀同三司蔭至門客武臣亦準之郊祀之歲宰執蔭本宗異姓及門客醫士各一人大小各官皆得蔭子約四千人又有致仕蔭補遺表蔭補由是一人顯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如奏蔭異姓者至得高資爲市然此猶屬定例非出於

特恩也、天聖中詔、五代時、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聽用蔭、則并及於前代矣、明道中、錄故宰臣及員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孫、授官有差、則并及於故臣矣、甚至新帝即位、監司郡守遣親屬入賀、亦命以官、則更出於常蔭之外矣、此外因優眷賞恤加蔭者、亦多不拘定例也、一〇三二節太祖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貢舉之盛、薦辟之廣、雜流之猥、恩蔭之濫、日增月益、至不可紀極、眞宗之世、郎官四百餘人、太常國子博士等數百人、率爲常參、不知職守、祇以恩澤而序遷、內外官通一萬三千餘員、而吏胥不與焉、咸平中、嘗減冗吏十九万人、所減如此、未減者可知也、英宗時、諸官至三萬四千員、大臣罷退者多優以藩鎭、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觀察等、銜於是節度使至八十餘人、刺史以上數千人、祿賜例與現任者同、皆坐糜國用、南渡以後、封疆既蹙、而冗員更多、內外官逾四萬、如川陝一軍、兵數不滿七萬、內有軍官萬餘人、其俸祿比兵士之給、過于十倍、冗官糜費、至此而極矣、一〇三三節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寬厚、吏治亦淳、尚無病民之事、自神宗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然猶爲富國强兵起見也、及蔡京當國、專以奢侈惑暗主、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爲詞、遂至牟取無藝、是時賦稅之外、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哀斂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陝西河東最遭根括之害、富民多棄產而遷京師、或入川蜀、甚至花石綱之擾、運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緡而東南又大困、一〇三四節南渡後、因軍需緊急、取民益無紀極、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奏、增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印契錢、官吏請給除頭子錢、樓店務增收房錢、令各路憲臣領之、號爲經制錢、紹興五年、我崇德帝保延元年、孟庾總領財用、增經制之額、析爲總制錢、州縣所收頭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餘十三文充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彷此、其常平錢物、舊法貫收

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入總制司、乾道中、又詔諸路出納、每貫收五十六文、以充經總制錢、（一〇三五節）又有月樁錢、紹興二年、（我崇德帝長承元年）韓世忠軍駐建康、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兩浙福建則有枝帳錢、亦軍興後所創、其額太重、州縣苦於趁辦、於是輸米則增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賕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待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爲消除而勒納、有司固知其違法而非此則無以辦枝帳之額也、淳熙五年、（我高倉帝治承二年）諸州上供、比紹興額增至七倍、此在孝宗有道之世、已極朘削之害也、至賈似道創議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令民以私家之租爲輸官之額、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五代武人之暴斂、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爲生也、

第四章　路府州軍

一〇三六節　五代初、唐土分爲十一國、北有燕晉、西有岐蜀、南有荊楚吳越閩南漢梁雖代唐祚、其地不過七十八州、四分唐而得其一、晉平燕滅梁、岐王稱臣、是爲後唐、後唐地較五代爲稍大、蜀爲後唐所滅後蜀踵起、南唐代吳、甚閩破楚、而不能有、周篡漢、而北漢分列國紛爭、得失不常、大約前後蜀（今四川）南漢（今兩廣）各有四十餘州、吳南唐（共今江南三省）三十餘州、湖南（今湖南）吳越（今浙江及江蘇太湖以東）北漢（今山西中部）十餘州、荊南（今湖北荊州宜昌二府）最小、僅有三州、而唐晉漢周相繼皆統百餘州、（一〇三七節）宋太祖代周、平荊湖蜀南漢南唐、太宗受之、平北漢吳越獻地於是唐之舊域始歸於一、然唐中葉以後遼東（今盛京省）悉屬渤海、隴右大半（今甘肅肇昌府以西）陷於吐蕃、劍南之姚州（今雲南楚雄府屬州）沒於南詔、安南亦拒唐命至宋初自立爲王國、燕雲之地、（今直隸山西北境）自石晉獻於契丹、歷漢周迄宋、

不能復取及西夏叛去陝西北境今陝西北境及甘肅寧夏府又失故宋之建國雖文治軼於漢唐而版圖之大則不及遠矣 一〇三八節

太宗置十五路曰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北峽西西川河東今山西代州以南荊湖北路今湖北南境及湖南北境荊湖南路今湖南長沙府以南餘八路見下文分路之注兩浙今浙江及江蘇鎮江府以東福建今福建廣南東西廣東西路今廣東大半西路今廣西及廣東高州府以南

眞宗分峽西爲利州夔州路利州路今陝西漢中興安二府及四川保寧龍安二府夔州路今四川夔州綏定重慶三府忠酉陽二州分西川爲梓州成都路梓州路今四川潼川順慶敘州三府資瀘二州成都路今四川成都雅州嘉定三府綿茂邛眉四州分江南爲東西二路江東路今江蘇江寧府安徽大江以南及江西饒州廣信二府西路今江西

仁宗分京東置京畿路今河南開封府神宗分河北京東淮南各爲東西路河北東路今河北津河間大名三府冀州及山東東昌武定二府臨清州河北西路今直隸保定府以南及河南懷慶府以北京東東路今山東東境京東西路今山東及河南境京畿路今江蘇大江以北及安徽滁泗二州淮南西路今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光州湖北黃州府南陽府及湖北北境分陝西爲永興秦鳳路永興路今陝西大半及河南陝州山西解州蒲州府甘肅慶陽府秦鳳路今陝西鳳翔府及甘肅東南境凡二十四路府州軍監三百五十餘縣千二百餘 一〇三九節

神宗務闢國北復綏銀二州名屬永興路綏今陝西綏德州銀今陝西榆林府西取熙河二州名屬秦鳳路今甘肅蘭州府屬州熙今名狄道州南剪苗猺攘交趾征役騷然紹聖崇寧頻用兵西邊雖夏人寖衰而宋民力亦弊是時邊將邀功棹夔廣西荊湖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有寧歲徽宗與金約夾攻遼欲收塞內舊境而宋兵不利燕雲皆爲金有宋人請於金得燕京六州及雲中之朔武二州朔今山西朔平府屬州武今山西寧武府因建燕山雲中二路甫閱二歲而禍釁起京師失守二帝爲虜京東河南陝西皆沒自是宋所有淮漢以南十六路淮南東西江南東西浙東西福建廣南東西荊湖南北京西利州夔州潼川成都 一〇四〇節

而已唐時節度使爲閫帥觀察團練使爲監司防禦使爲邊將刺史爲郡宰至宋皆有其官而無職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次序置知府知軍州事及通判以掌郡政轉運使總各路漕運財賦刑獄兼按察所部官吏馬步軍都總管兵馬鈐轄經畧安撫使膺閫帥邊將之任眞宗置諸路提點刑獄掌獄訟及按察之事於是漕司之權始分神宗重財政差官提舉各路常平倉掌常平斂散之法亦兼按察之職徽宗加置茶鹽提舉

高宗合爲一司、名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閫帥轉運提刑提舉、謂之帥漕憲倉、俱爲監司、郡縣皆受制焉、四司各自建臺、專有椽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極煩矣、一〇四一節遼起臨潢、降奚霫室韋、畧營平滅渤海、援立石晉、得燕雲十六州、自是國力强大、動陵南夏、舉全宋之力、不能有以加焉、當其盛時、府州軍城一百六十餘、因五京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之名、分爲五道、上京道、今內蒙古克什克騰以東諸部之地、中京道、今直隸承德府及盛京錦州府、東京道、今盛京奉天府、吉林省及朝鮮北境、南京道、今直隸順天永平二府、易遵化二州、西京道、今直隸宣化府、山西大同朔平寧武三府、五道內外、部族屬國甚衆、東至海、西至金山、阿爾泰山南支、在外蒙古科布多西南、北至臚朐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外蒙古車臣汗部、南與宋夏高麗相接、一〇四二節金據渤海之舊壤、西向剪遼、數年之間、悉平五道、繼取宋四京、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北京大名府、割地至淮漢、遼之藩屬、自夏高麗以下、前後降附、陞遼南京爲中都大興府、以府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改中京爲北京、宋東京爲南京、東京西京、仍遼之舊、號金源舊都、曰上京會寧府、海陵嘗削上京之號、世宗復之、五京皆置留守、帶府尹、兼本路都總管、京府之外有諸府、府尹帶總管者曰總管府、不帶總管者曰散府、州有節度使曰節鎮、有防禦使曰防禦郡、有刺史曰刺史郡、總管府凡十五、曰曷懶今吉林省南境、咸平今盛京奉天府東北境、婆速今奉天府東南境、山東東西東路、今山東東境、西路、山東西境、及江蘇徐州府、河北東西東路、今直隸天津河間二府、深冀二州、西路、直隸定州以南及河南彰德衛輝二府、大名今直隸大名府、河東南北北路、今山西中部、南路、山西南境、及河南懷慶府、京兆今陝西西安同州二府、乾商二州、鄜延今陝西鄜州以北、慶原今甘肅涇州、慶陽府、及陝西邠州、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及甘肅秦州、臨洮今甘肅蘭州、鞏昌二府、與中都五京、爲二十一路、速頻今吉林省東南境、胡里改今吉林省東境、蒲與今黑龍江省南境、三路、不置總管、以節度使統之、散府凡十一、廣寧、興中、臨潢、德興、中山、彰德、濟南、歸德、河南、河中、平涼、州一百四十七、內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八十九、又置轉運司十三、上京大名及東邊諸路不置、合咸平東京爲一路、曰遼東、京兆鄜延曰陝西東路、慶原鳳翔臨洮曰陝西西路、提刑司九、五京及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分掌各路財賦刑獄之政、與總管各自爲監司、一〇四三節女直舊制管軍民者有謀克、百夫長也、有猛安、千夫長也、平時課其所屬耕牧、有事則率之出戰、及得中原後、慮漢民懷貳、移種人散處中原、給地屯種、以功臣爲猛安謀

克總之世襲其職不隸州縣世宗患種人爲民害令其衆自爲保聚土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各有界址章宗時主兵者謂種人田少請括民田之冒占者給之於是種人倚國威侵奪民田民怨之徹骨及宣宗南遷亂民爭屠種人雖赤子亦不免故金之亡也女直之民不留蹤於漢地矣

第五章　貨幣之制

一〇四四節漢人設市昉於太古用龜貝爲貨以計粟帛之價故貨財賣買貴賤等字皆從貝又幣者本禮物也古人多用帛故其字從巾然珠玉金銀皮馬皆可以爲幣古者珠玉甚多朝覲聘享皆用之故古之言貨言幣者非今所謂錢幣然其用則已與錢幣同周人始鑄銅爲錢於是有刀布泉貨之稱刀者言其利於民布者言其分布貨者言其化易泉者言其流行後世製錢字以代泉而刀布之名廢

一〇四五節秦銅錢重十二銖文曰半兩漢初以其重難用更行莢錢薄如榆莢文帝時錢益多而輕乃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是時吳王濞有豫章銅山倖臣鄧通亦賜蜀山冶鑄吳鄧錢布全國其後復禁民鑄錢景帝嚴其律犯者棄市然姦鑄益盛或磨錢取鎔武帝令郡國鑄五銖錢尋以錢多禁郡國勿鑄專令上林三官掌之勅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由是盜鑄始少

一〇四六節王莽造契刀錯刀形如刀與五銖錢並行尋又罷之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二十八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錢貨六品布貨十品）錢布皆銅貨也十二銖以下爲錢十五銖以上爲布時百姓不便私以五銖市買坐盜鑄及沮寶貨抵罪者不可勝數光武中興復行五銖

一〇四七節戰國以來各地產金銀極饒獻遺賜賚率皆以金秦以二十兩爲鎰漢以十六兩爲斤唯衡其輕重而用之未嘗以鑄錢王莽時金一斤若銀五斤直小錢重一銖者萬萬銖者二十六斤有奇也然則銅之二十六可以易金之一可以易銀之五

當時銅貴而金銀賤如此、一〇四八節
帝嘗行鐵錢魏之河西或用西域金銀錢而五銖流通最盛然民
多私鑄益以薄小有名爲五銖而無二銖之實者或鑄大錢以當
五銖之十而重不及六銖唐初舊錢濫惡不可用乃鑄新貨名開
元通寶重二銖四絫唐大秤三倍古秤故唐錢實重於漢錢終唐
之世率依其式置監於產銅之地以掌鼓鑄肅宗時鑄乾元重寶
以一當十又鑄重輪錢一當五十皆重僅倍開元於是物價騰踊
死者滿道既而遽減其直至代宗時皆以一當一自是民間乾元
重輪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一〇四九節五代時閩楚蜀皆用鐵錢與銅
錢兼行宋太祖鑄宋元通寶重准開元禁諸州輕小惡錢舊俗用
鐵錢者聽之太宗鑄太平通寶及淳化元寶自後每改元更鑄皆
稱元寶冠以年號設池今安徽饒州府江今江西九江府建今福建建寧府州四監鑄
銅錢一文今四川直隸州嘉今四川嘉定府興今陝西漢中府汚縣州三監鑄鐵錢慶曆中西事棘
而軍乏需陝西請鑄當十大錢河東又鑄鐵錢尋勅江南諸州雜
鑄大小錢悉輦致關中於是盜鑄者雲起錢文甚亂其後以小鐵
錢三當銅錢一當十銅鐵錢減作當二盜鑄乃熄熙寧中鑄銅鐵
錢皆當二謂之折二錢是時諸路銅錢監十七歲鑄五百餘萬貫
鐵錢監九歲鑄八十餘萬貫官鑄之盛數十倍漢唐而國用日廣
常苦錢少崇寧中鑄折十銅錢及夾錫大鐵錢行之立法苛切所
在騷然其後復廢大錢而折二錢獨行建炎兵革州縣鼓鑄皆廢
馴及紹興所鑄無幾乃造楮幣以佐國用、一〇五〇節初唐元和中錢少
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
券取之號飛錢太祖倣其故事許民入錢左藏庫於諸州便換置
便錢務作券以給之又蜀富人患鐵錢重私作券以便貿易每以
三年爲界而收之謂之交子後貲衰不能償爭訟數起轉運使薛
田請置交子務提衡之禁民私造至崇寧間陝西河東京東西淮

南亦皆行交子交子又名錢引義與茶鹽鈔引同暫以代錢故必積錢爲本乃可通行大觀中不蓄本而增發始壅而不通至引一緡直十餘錢一〇五一節紹興初造見錢關子付州將募商人納錢以給軍執關子詣榷貨務請錢願得雜貨鈔引者聽既而出納留難人皆嗟怨關子亦錢引也後又改爲會子通行於淮浙京湖諸路凡上供及民間典賣皆用之雖三年爲界唯造新換舊而已無償還之期實始以楮爲錢孝宗用心鑄錢慮會子病民屢出錢銀收換使無壅滯光寧以後發楮愈多折閱日甚稱提無策國大耗弊一〇五二節金初不鑄錢用遼宋舊錢海陵循宋交子之法造交鈔不限行用年月若歲久字昏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正隆中始置錢監然鼓鑄不廣歛散無方大抵楮多錢少章宗鑄銀貨每兩折錢二貫尋以姦鑄難禁罷之宣宗南遷用度繁殷專仰於鈔有出無入至老鈔幾貫惟易一餅而金祚亡矣一〇五三節鈔法本由錢重而起宋金皆以錢爲本與錢並行至元則專用寶鈔未嘗鑄錢武宗一行錢法仁宗以鼓鑄弗給罷之故元之諸鈔雖文依錢名而常以銀爲本各路立平準庫交易金銀又立回易庫鈔之昏敝者許以易新鈔賦稅皆以鈔輸納及法之弊也僞造日滋回易庫不敢易昏鈔遂成廢紙民之苦於鈔不減於宋金也

附錄

五代列國世系

梁 朱氏、代唐、凡二世、十七年、為後唐莊宗所滅、

㊀太祖晃—㊁末帝瑱

後唐 本姓朱邪氏、沙陀人、唐賜姓李、稱帝四世、十四年、自克用為晉王、四十二年、為晉高祖所滅、

晉武王(太祖武帝)克用
- ㊀莊宗存勗
- ㊁明宗亶 養子
- ㊂閔帝從厚
- ㊃末帝從珂 養子、本姓王氏、

晉 石氏、沙陀人、稱帝二世、十一年、為遼太宗所滅、

㊀宋王敬儒—㊁出帝、遼負義侯、重貴

㊀高祖敬塘

漢 劉氏、沙陀人、稱帝二世、四年、為周太祖所篡、北漢稱帝四世、二十九年、降于宋太宗、

㊀高祖暠—㊁隱帝承祐

㊂世祖旻—㊃孝和帝鈞

公主—㊄廢帝繼恩 孝和養子、本姓薛氏、

㊅宋彭城公繼元 孝和養子、本姓何氏、

周 郭氏、自謂周文王弟虢叔之後、代漢、凡三世十年、禪于宋、

㊀太祖威—㊁世宗榮 養子、本姓柴氏、—㊂恭帝、宋鄭王、宗訓

前蜀 王氏、稱帝二世、十九年、自為蜀王、三十四年、為後唐莊宗所滅、

㊀高祖建—㊁衍

後蜀 孟氏、稱帝二世、三十二年、降于宋太祖、

㊀高祖知祥—㊁宋秦公昶

吳 楊氏、稱帝一世十一年、自行密為吳王、四世三十六年、禪于南唐、

㊀武忠王(太祖武帝)行密
- ㊁景王(烈祖景帝)渥
- ㊂宣王(高祖宣帝)隆演
- ㊃睿帝溥

南唐 李氏、自稱唐憲宗子吳王恪之後、代楊吳、二世二十九年、降于宋太祖、

㊀烈祖昪—㊁元宗景—㊂江南主、宋隴西公煜

南漢 劉氏、稱帝四世、五十五年、降于宋太祖、

㊀南海王(襄帝)隱
- ㊁殤帝玢
- ㊂中宗晟—㊃宋衛公鋹

㊀高祖龔

閩 王氏、稱帝四世十三年、自審知為閩王、六世三十七年、降于南唐元宗、

㊀忠懿王(太祖昭武帝)審知
- ㊁延翰
- ㊂太宗惠帝鏻—㊃康宗昶
- ㊄景宗曦
- ㊅延政

吳越 錢氏、王兩浙五世、七十二年、獻地于宋太宗、

㊀武肅王鏐—㊁文穆王元瓘
- ㊂忠獻王弘佐
- ㊃廢王弘倧
- ㊄宋南陽王俶

楚 馬氏、王湖南、六世四十五年、為南唐元宗所滅

㈠武穆王殷
- ㈡希聲
- ㈢文昭王希範
- ㈤希萼
- ㈣希廣
- ㈥希崇

荊南 高氏領鎮五世五十七年、降于宋太祖、

㈠(楚武信王)季興—㈡南平文獻王從誨—㈢南平貞懿王保融—㈤繼沖
- ㈣保勗

宋遼金夏世系

宋 趙氏、漢京兆尹廣漢之後、代郭周、九世百六十八年、降于金太宗、高宗南渡、是為南宋、九世百五十二年、為元世祖所滅、通前後、凡十八世、三百二十年、

㈠太祖皇帝匡胤
- 燕懿王德昭
  - 秦康惠王德芳—英公惟憲—新興侯從郁—華陰侯世將
- 孝明王皇后
- 孝章宋皇后
- ㈢太宗皇帝炅
  - ㈢眞宗皇帝恒
    - ㈣仁宗皇帝禎
      - ㈤英宗皇帝曙
        - ㈥神宗皇帝頊
          - 宣仁聖烈高皇后
          - 欽聖憲肅向皇后
        - 慈聖光獻曹皇后
        - 慈懿李皇后
        - 恭淑韓皇后
        - 恭聖仁烈楊皇后
      - 郭皇后
      - 慈聖光獻曹皇后
      - 慈懿李皇后
    - 章穆郭皇后
    - 章獻明肅劉皇后
    - 商恭靖王元汾—濮安懿王允讓
  - 秀安僖王子稱—㈦孝宗皇帝昚(高宗養子)—㈧光宗皇帝惇—㈨寧宗皇帝擴
    - 成恭夏皇后
    - 成肅謝皇后
    - 榮文恭王希瓘(燕王德昭九世孫)
      - ㈩理宗皇帝昀(宇宗養子)
        - 謝皇后
        - 福王與芮—㈤度宗皇帝禥(理宗養子)
          - ㈥德祐帝㬎
          - ㈦端宗皇帝昰
          - ㈧祥興帝昺
          - 全皇后
- 東頭供奉令繪
- ㈦哲宗皇帝煦
  - 昭慈聖獻孟皇后
  - 昭懷劉皇后
- ㈧徽宗皇帝佶
  - ㈩高宗皇帝構
    - 憲節邢皇后
    - 憲聖慈烈吳皇后
  - 顯恭王皇后
  - 顯肅鄭皇后

遼 耶律氏、初號契丹、太宗改號遼、聖宗復契丹、道宗又號遼、凡九世二百十年、為金太宗所滅、西遼建國、四世八十八年、禪于乃蠻王屈出律、

㈠太祖天皇帝億
- ㈡太宗嗣聖帝德光—㈣穆宗天順帝璟
  - ㈤世宗天授帝阮—㈤景宗天贊帝賢—㈥聖宗天輔帝隆緒
    - ㈦興宗文成帝宗眞—㈧道宗天祐帝洪基—天錫帝淳
      - 宋魏王和魯斡
      - ㈨天祚帝、金豫王、延禧
  - 2 金源郡王撒改—4 晉王粘沒喝(漢名)宗翰
  - 8 鄭王斡魯

㈢世祖聖肅帝劾里鉢
- 劾孫
- ㈡太祖武元帝阿骨打(漢名)昊
- ㈢太宗文烈帝吳乞買(漢名)晟
- ㈣肅宗穆憲帝頗剌淑
- ㈤穆宗孝平帝盈哥
- 宋王蒲魯虎(漢名)宗磐
  - 13 蜀王銀朮可(宗室子孫)
  - 19 斡魯古(宗室子)
  - 18 劉彥宗
  - 20 韓企先(共異姓功臣)
- 1 遼王斜也(漢名)杲
- 12 魯王閻母
- 16 蒲家奴(漢名)昱
- 金源郡王烏野(漢名)勗
- 魯王撻懶(漢名)昌

金 完顏氏、女直人、世臣屬契丹、部節度使、稱帝九世百二十年、為元太宗所滅、

(始祖景元帝)函普—(德帝)烏魯—(安帝)跋海—(獻祖定昭帝)綏可—(昭祖成襄帝)石魯
- ㈠(景祖惠桓帝)烏古迺
  - 烏骨出
    - 7 金源郡王習不失
      - 17 金源郡王撒离喝(安帝六世孫)
        - 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
          - 金源郡王石土門
            - 21 習失
              - 15 金源郡王迪古乃(漢名)忠
              - 9 陳王谷神(漢名)希尹(與金同姓)
              - 10 金源郡王婁室(與金同姓)
  - 劾者
- ㈡(景宗昭憲孝肅皇帝)烏雅束—11 楚王謀良虎(漢名)宗雄
- ㈢(康宗恭簡帝)烏雅束
  - 太祖武元帝阿骨打(漢名)昊
  - 太宗文烈帝吳乞買(漢名)晟
    - 宋王蒲魯虎(漢名)宗磐
      - 13 蜀王銀朮可(宗室子孫)
      - 19 斡魯古(宗室子)
      - 18 劉彥宗
      - 20 韓企先(共異姓功臣)
    - 1 遼王斜也(漢名)杲
    - 12 魯王閻母
    - 16 蒲家奴(漢名)昱
    - 金源郡王烏野(漢名)勗
    - 魯王撻懶(漢名)昌
  - 肅宗穆憲帝頗剌淑
  - 穆宗孝平帝盈哥
- 14 阿离合懣
  - 謾都訶
- 金源郡王撒改—4 晉王粘沒喝(漢名)宗翰
- 8 鄭王斡魯

㈣(睿宗文襄帝)繩果(漢名宗峻)—㈢熙宗合剌(漢名亶)
- 3 梁宋王斡本(漢名宗幹)—㈣廢帝(海陵庶人)迪古乃(漢名亮)
- 5 宋王斡离不(漢名宗望)
- 6 梁王兀求(漢名宗弼)
- 兗王訛魯觀(漢名宗雋)

(睿宗)訛里朶(漢名)宗輔—(五)世宗烏祿(漢名)雍—宣孝太子(顯宗)胡土瓦(漢名)允恭—(六)章宗麻達葛(漢名)璟
曹王阿魯補(漢名)宗敏　(七)廢帝(衛紹王)永濟　(八)宣宗吾睹補(漢名)珣
(九)哀宗寧甲速(漢名)守緒

金之初起、兄弟叔姪、同心協力、絕無猜忌之狀、故開國功臣、多出於宗室、世宗思祖宗創業之艱難、求當時群臣勳業顯著者、圖像于衍慶宮、大功臣凡二十一人、亞次功臣凡二十二人、大功臣中、異姓唯二人、今紀帝系、幷列舉大功臣、標亞剌伯數字、以示衍慶圖像之位次、

夏　本姓拓跋氏、党項人、唐季賜姓李、世為定難節度使、繼遷受遼封為夏王、曩霄以後稱帝、十世、百九十年、自繼遷為王、十二世二百三十八年、為元太祖所滅

(節一)思恭—某—(節三)彝昌
(節二)思諫　(節四)仁福(思恭之族)—(節五)彝超
(節六)彝興—(節七)克叡—(節八)繼筠　(節九)繼捧
思忠(蓋思恭弟)—仁顏—彝景—光儼—(節十)夏王(太祖神武帝)繼遷—夏王(太宗光聖帝)德明
(一)景宗武烈帝曩霄—(二)毅宗昭英帝諒祚—(三)惠宗康靖帝秉常—(四)崇宗聖文帝乾順
(五)仁宗聖德帝仁孝—(六)桓宗昭簡帝純祐
越王仁友—(七)襄宗敬穆帝安全
某—齊忠武王彥宗—(八)神宗英文帝遵頊—(九)獻宗德旺
清平郡王某—(十)晛

諸帝在位年數及年號

表中言實止幾者、皆改前帝末年為新帝元年也、解見第二卷附錄六十七葉裏、

梁　二帝、十七年、

太祖　唐天祐四年篡位、六年、開平四、乾化二、

末帝瑱　十一年、仍用乾化至四、貞明六、龍德三、

後唐　四帝、十四年、

莊宗　梁龍德三年稱帝、滅梁、四年、同光四、

明宗　七年、天成四、實止三、長興四、

閔帝　應順一、

末帝從珂　二年、清泰三、實止二、

晉　二帝、十一年、

高祖　唐清泰三年、遼太宗天顯十一年稱帝、滅唐、七年、天福七、

出帝重貴　四年、仍用天福至八、開運三、

漢　二帝、四年、

高祖暠　遼太宗大同元年稱帝、二年、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是歲改號漢、乾祐一、

隱帝　二年、仍用乾祐至三、

周　三帝、十年、

太祖　漢乾祐四年稱帝、四年、廣順三、顯德一、

世宗　五年、仍用顯德至六、

恭帝　一年、年號不詳、恐仍用顯德七年、

宋　十八帝、三百二十年、

太祖　周顯德七年篡位、十七年、乾隆三、乾德五、開寶九、

太宗　二十一年、太平興國八、實止七、雍熙四、端拱二、淳化五、至道三、

眞宗　二十五年、咸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

仁宗　四十一年、天聖九、明道二、景祐四、寶元二、康定一、慶曆八、皇祐五、至和二、嘉祐八、

英宗　四年、治平四、

神宗　十八年、熙寧十、元豐八、

哲宗　十五年、元祐八、紹聖四、元符三、

徽宗　二十五年、建中靖國一、崇寧五、大觀四、政和七、重和一、宣和七、

欽宗　二年、靖康二、

高宗　三十五年、建炎四、實止三、紹興三十二、

孝宗　二十七年、隆興二、乾道九、淳熙十六、

光宗　五年、紹熙五、

寧宗三十年、慶元六、嘉泰四、開禧三、嘉定十七、　理宗四十年、寶慶三、紹定六、端平三、嘉禧四、淳祐十二、寶祐六、開慶一、景定五、　度宗十年、咸淳十、　帝㬎二年、德祐二、　端宗二年、景炎三、實止二、　帝昺一年、祥興二、實止一、

遼九帝、二百十年、

太祖梁末帝貞明二年稱帝改元、一年、神冊六、天贊四、天顯一、　太宗二十一年、仍用天顯至十二、會同九、大同一、會同九年滅晉、　世宗四年、天祿五、實止四、　穆宗十八年、應曆十九、實止十八、　景宗十三年、保寧十、實止九、乾亨四、　聖宗四十九年、統和二十九、開泰九、太平十一、　興宗二十四年、景福一、即太平十一年也、重熙二十四、　道宗四十六年、清寧十、實止九、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壽隆七、　天祚帝二十四年、乾統十、實止九、天慶十、保大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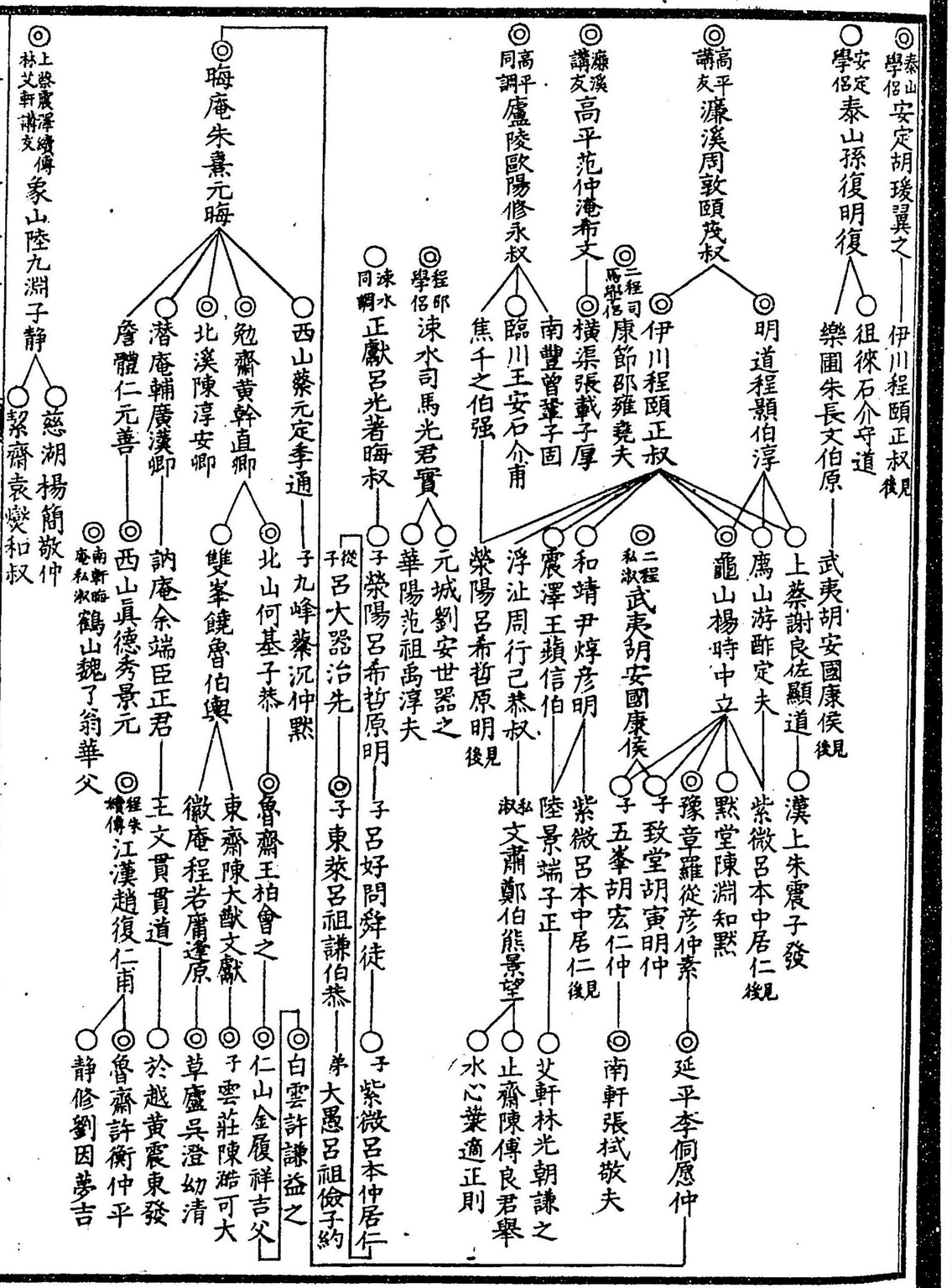
金八帝、百二十年、

太祖宋徽宗政和五年、遼天祚帝天慶五年、稱帝、九年、收國二、天輔七、　太宗十二年、天會十三、實止十二、天會三年滅遼、　熙宗十四年、仍用天會至十五、天眷三、皇統九、　廢帝亮十二年、天德四、實止三、貞元三、正隆六、　世宗二十八年、大定二十九、實止二十八、　章宗十九年、明昌六、承安五、泰和八、　廢帝永濟五年、大安三、崇寧一、至寧一、　宣宗十年、眞祐四、實止三、興定五、元光二、　哀宗十一年、正大八、天興三、

宋儒傳授圖

元儒金履祥趙復以下八名附之

◎名儒、清朝以從祀于孔子廟者、
○亦名儒、然不列于從祀者、



平山政太郎書

江川八左衛門刻

文廟從配沿革表

歷代增減	先賢從祀	十哲	配享	孔子諡號		先儒從祀									
		後爲十二哲	後號四配			漢儒	魏儒	晉儒	隋儒	唐儒	宋儒	元儒	明儒	清儒	
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凡二十二人	左丘明卜商		顏回 曾參 貞觀二年顏回配享高宗總章元年曾參配享	先聖孔子 高祖武德七年配享周公大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	唐初	伏勝 高堂生 孔安國 戴聖 毛萇 劉向 杜子春 鄭衆 賈逵 馬融 盧植 鄭玄 服虔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范甯							
開元八年卜商入十哲凡二十二人	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會參 開元八年以閔損等九人與顏回同從祀曾參列于其次後降居七十子之首	兗國公顏子 開元二十七年追封	先聖文宣王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	唐玄宗以後	伏勝 高堂生 孔安國 戴聖 毛萇 劉向 杜子春 鄭衆 賈逵 馬融 盧植 鄭玄 服虔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范甯							
開元二十七年從祀、	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 曾參顓孫師 澹臺滅明 有若等七十二人 開元二十七年從祀、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會參 宋以國回特稱配享而曾參神十哲之間	兗國公顏子 鄒國公孟子 舒王王安石 神宗元豐中封孟軻配享徽宗崇寧三年王安石配享欽宗時罷安石	至聖文宣王 真宗咸平三年謚曰玄聖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改玄聖爲至聖	宋初	伏勝 高堂生 孔安國 戴聖 毛萇 劉向 揚雄 杜子春 鄭衆 賈逵 馬融 盧植 鄭玄 服虔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范甯			王安石 王雱				
元魏凡二十四人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降玉雲	左丘明 荀況 公羊高 穀梁赤 顓孫師 澹臺滅明 有若 孔伋等七十二人 真宗咸平三年顓孫師公羊高穀梁赤增封孔伋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咸淳三年曾參進配享以顓孫師補其闕	兗國公顏子 鄒國公會子 沂國公子思 鄒國亞聖公 元仁宗延祐三年加封 度宗咸淳三年進封會參孔伋升之配享	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號	宋末	伏勝 高堂生 孔安國 戴聖 毛萇 劉向 揚雄 杜子春 鄭衆 賈逵 馬融 盧植 鄭玄 服虔 何休	韓愈	王肅 王弼 杜預 范甯			王安石 王雱				
理宗淳祐元年黜王安石祔國二程朱熹張載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增邵雍	左丘明 荀況 公羊高 穀梁赤 顓孫師 澹臺滅明 有若等七十一人 咸淳三年升孔伋于配享升顓孫師于十哲而增祀孔曜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兗國公顏子 鄒國宗聖公 沂國述聖公 鄒國亞聖公 元仁宗延祐三年加封	大成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號	元及明	伏勝 高堂生 孔安國 戴聖 毛萇 劉向 揚雄 杜子春 鄭衆 賈逵 馬融 盧植 鄭玄 服虔 何休	韓愈	王肅 王弼 杜預 范甯		周敦頤 邵雍 司馬光 張載 程顥 程頤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許衡 吳澄				
元仁宗時增許衡明太祖時罷增道仲舒英宗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吳澄李文正時增楊時羅欽順凡三十八人、	左丘明 荀況 公羊高 穀梁赤 顓孫師 澹臺滅明 有若等六十二人、 嘉靖九年罷荀況餘皆緣舊制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兗國公顏子 鄒國宗聖公 沂國述聖公 亞聖孟子	至聖先師 世宗嘉靖九年改號	明世宗以後	伏勝 高堂生 孔安國 董仲舒 戴聖 毛萇 劉向 揚雄 杜子春 鄭衆 賈逵 馬融 盧植 鄭玄 服虔 何休	韓愈	王肅 王弼 杜預 范甯	王通	周敦頤 邵雍 司馬光 張載 程顥 程頤 楊時 胡安國 朱熹 張栻 呂祖謙 陸九淵 蔡沈 眞德秀	許衡 吳澄				
嘉靖九年罷荀況驀至萬曆十二年增后倉凡二十一人、	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	閔損 冉耕 冉雍 宰予 端木賜 冉求 仲由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朱熹 聖祖康熙五十一年朱熹自先儒進高宗乾隆中有若自先賢進第十二哲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至聖先師	清	伏勝 高堂生 孔安國 董仲舒 后倉 毛萇 杜子春 鄭玄 諸葛亮	韓愈	王逼	范寧	歐陽脩 胡瑗 周敦頤 邵雍 司馬光 程顥 程頤 楊時 尹焞 胡安國 羅從彥 李侗 張栻 呂祖謙 陸九淵 蔡沈 黃幹 陳淳 眞德秀 魏了翁 何基 王柏 趙復 許衡 金履祥 許謙 吳澄 陳澔	薛瑄 胡居仁 陳獻章 王守仁 蔡清 羅欽順 陸隴其				

宋遼金職官沿革表

			唐宋五代	宋初	元豐以後	政和以後	南宋	遼北面官	遼南面官	金
三師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 太尉司徒司空	太師太傅太保 太尉司徒司空	太師太傅太保 太尉司徒司空	三公三師太師太傅太保 三公三師少師少傅少保	三公三師太師太傅太保	于越	太師太傅太保 太尉司徒司空	太師太傅太保 太尉司徒司空
宰執	宰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尚書令（不置）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中書令（不置） 門下侍中（不置） 中書侍郎（不置） 尚書左丞（不置） 尚書右丞（不置） 六部尚書 左右諫議大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左右散騎常侍 左右補闕 左右拾遺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左右司諫 左右正言 知制誥 直舍人院 直學士院 直昭文館 直史館 判三司 同判三司 權三司使 三司使 副使 三司鹽鐵判官 三司度支判官 三司戶部判官 三司開拆司 三司磨勘司 三司憑由司 三司衙推 三司都孔目官 三司都勾押官 三司都主管 三司都監 三司都磨勘官 三司都憑由官 三司都衙推官 三司都孔目官 三司都勾押官 三司都主管 三司都監	尚書令（不置）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中書令（不置） 門下侍中（不置） 中書侍郎（不置） 尚書左丞（不置） 尚書右丞（不置） 六部尚書 左右諫議大夫 給事中 中書舍人 左右散騎常侍 左右補闕 左右拾遺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左右司諫 左右正言 知制誥 直舍人院 直學士院 直昭文館 直史館 判三司 同判三司 權三司使 三司使 副使 三司鹽鐵判官 三司度支判官 三司戶部判官 三司開拆司 三司磨勘司 三司憑由司 三司衙推

宋百官品秩表

品	正一品	從一品	正二品	從二品	正三品	從三品	正四品	從四品	正五品	從五品	正六品	從六品	正七品	從七品	正八品	從八品	正九品	從九品
勳	王																	
散官																		
文階																		
官階																		
官階入選																		
武階																		
官階																		
官敘州方																		
官階																		
公卿																		
省三																		
寺九																		
監五																		
監武																		
內侍省																		
東宮官																		
親王府																		
官地方																		
給俸官數																		

職						
七品						
俸						

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印刷　版權所有
同　年　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定價金五十五錢

版權登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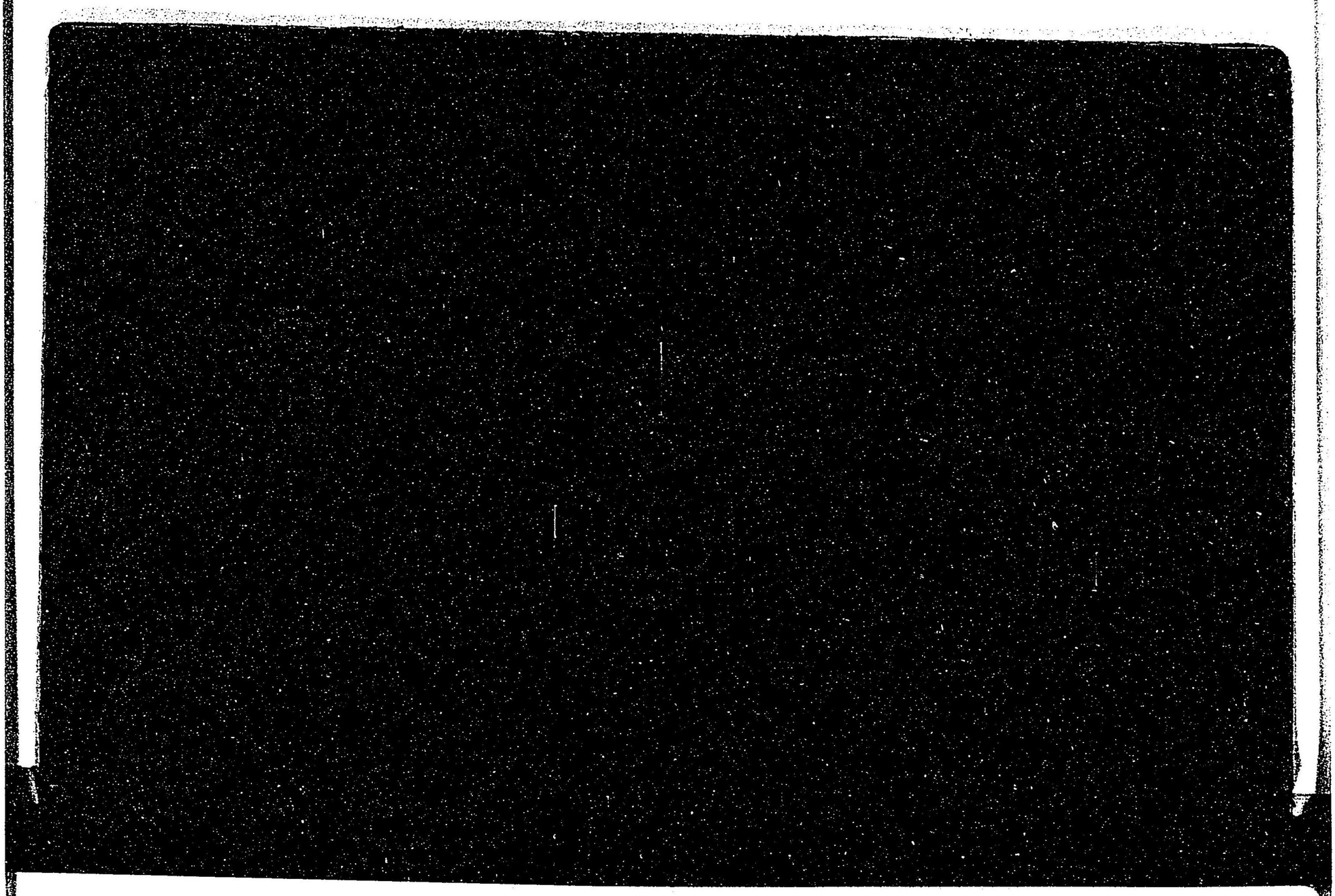
編　者　東京府士族　那珂通世　神田區小川町四十一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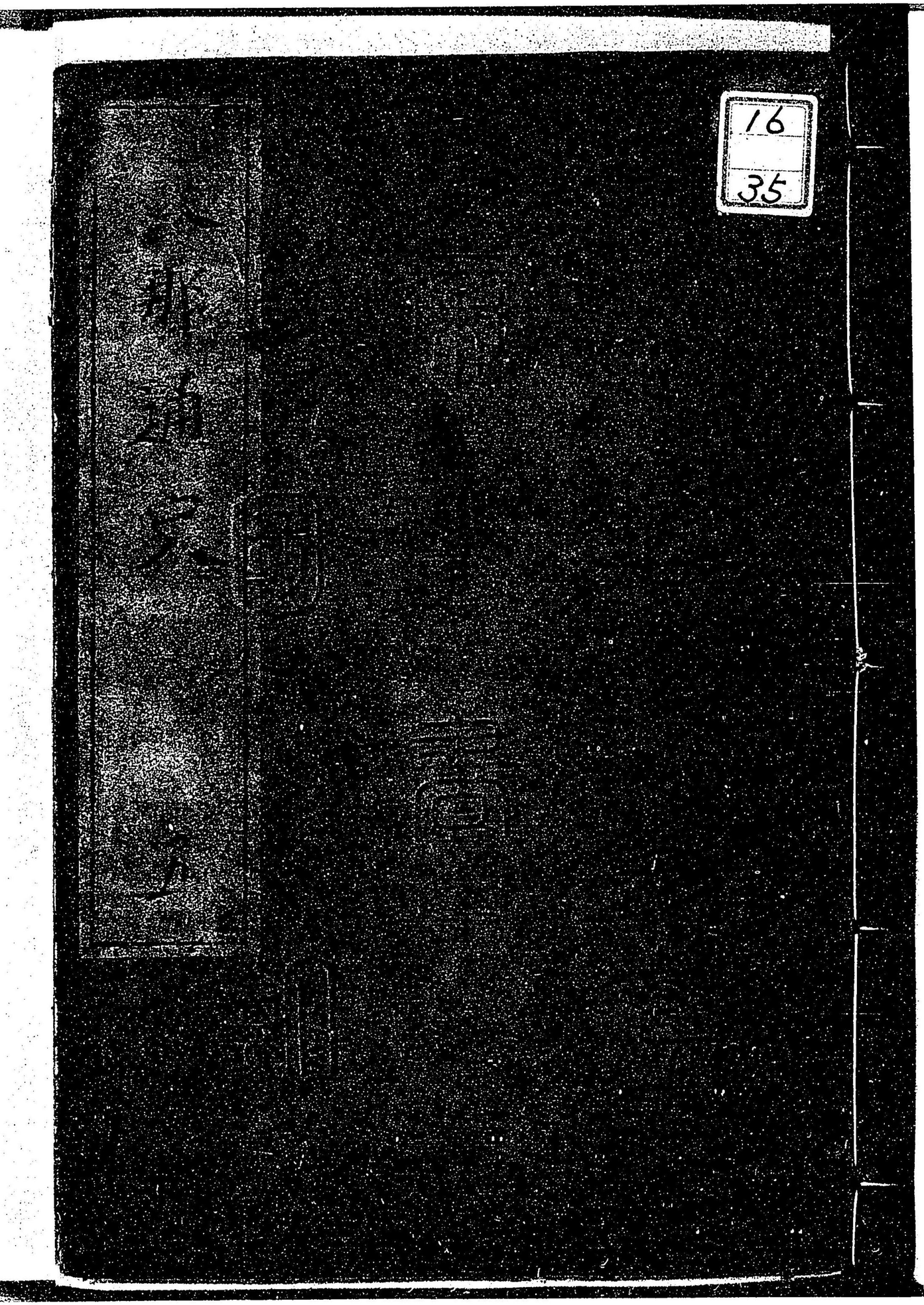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府士族　宮川保全　日本橋區通塩町參番地

發行所　中央堂　全

大賣捌　金港堂　全區本町二十丁目

16
3
35





003104-005-8

16-35

支那通史

那珂　通世／編

M21-23

ACC-1127